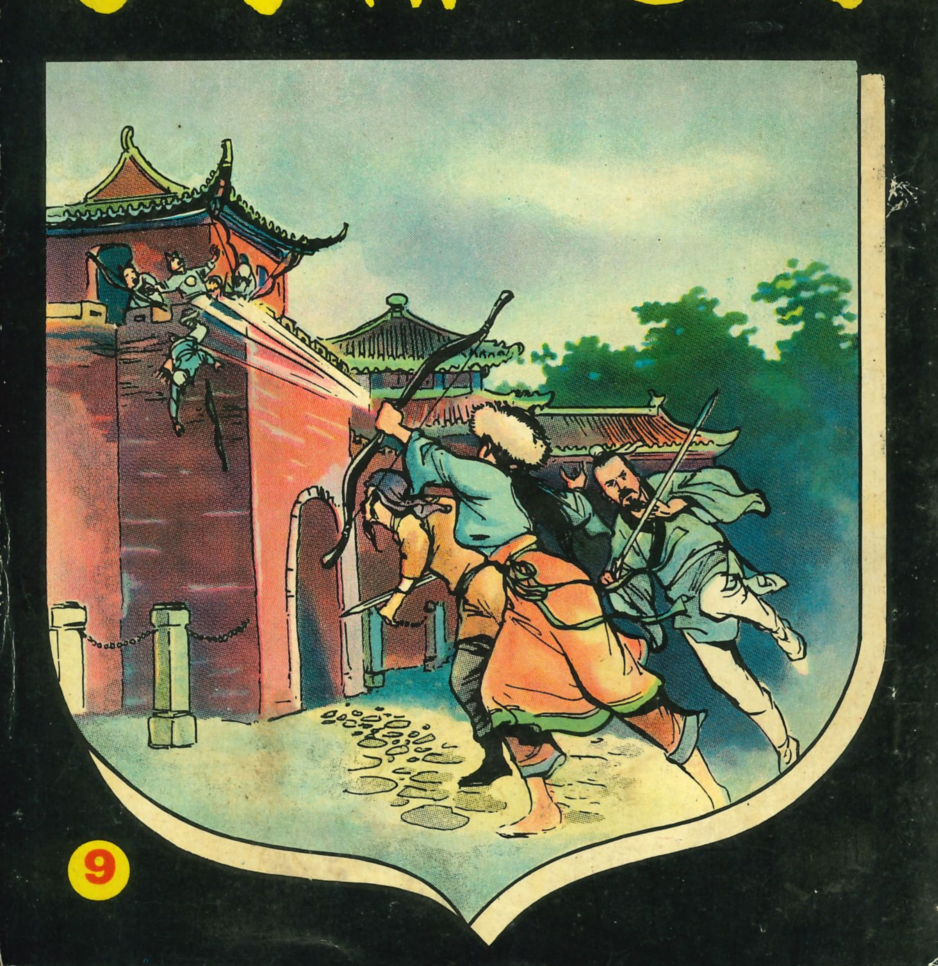
金鋒著

子母離魂劍



9

金鋒著

子母離魂劍

第九集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目次

第四十一回：闖重伏三俠鬧清宮

金弓郡主把點了穴道的佟白兩人，丟入牡丹花叢裏面，笑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就讓他們躺幾個時辰吧！」岳金楓幾乎捧腹大笑，但是不旋踵間，想起一件事來，問道：「嫂子，咱們扮了侍衞，你呢？」史存明忽然說道：「我有主意！」拔身一聳，跳過涼亭，向御花園一頭奔去，不到半晌，他拿着一套衣冠回來了，是太監的衣服，向孟絲倫手裏一遞，笑道：「我在假山噴水池那邊，點倒了一名小太監，剝了他的衣服來，娘子，你就扮太監吧！」孟絲倫啐了一口道：「要我扮不男不女的太監嗎？不行！」史存明知道她鬧性子，笑道：「你不假扮太監，我們不能够到深宮裏去，咱們現在好比演一齣戲，有武旦也要有書生，沒有你的伶牙俐齒，咱們怎樣得到乾隆帝的下落？」孟絲倫無可奈何，祇好把太監衣服穿上，刹那之間，一個英姿爽颯的女俠，變了唇紅齒白的小內侍，三個人走在一起，穿過了御花園，直向深宮走去。

淸宮地方很大，樓閣重重，到處都是金輝煌碧的樓房，八面玲瓏的亭閣，孟絲倫向前面走，來到一條掛滿宮燈的長廊下，對面步聲彳亍，走過兩個小太監來，金弓郡主扭扭揑揑，扮做太監走路的樣子，迎上前去，高聲叫道：「喂！你們可是大內府來的嗎？」原來禁宮大內，必定有一個總管，指揮調度宮娥太監，主理皇帝起居飲食，宮廷太監之中，祇有直轄大內府總管的太監，可以親近皇帝，這兩個小太監看見孟絲倫面目陌生，詫異問道：「不錯，咱們是大內總管的人，你是那個？咱們不曾見

過你哩！」孟絲倫哈哈笑道：「不錯，我是尙衣監的，咱們還是初次見面！」話才出口，雙手向前一伸，陡的抓住了這兩名小太監每人一隻手腕，握在掌心，畧一透勁，二人啊的一聲叫了出來，疼得面色慘白，史存明岳金楓兩人身形一幌，雙劍同時出鞘，抵住這兩名太監的肋下，劍尖刺破他們的衣服，這兩個小太監嚇得魂不附體，低聲央告道：「你你你……你們是甚麼人，用不着這樣開玩笑啊！」

金弓郡主低聲說道：「咱們是慈寧宮裏派出來的，皇太后有密旨交給我，帶咱們到皇上那裏去吧！」小監太嚇得面如土色，戰戰兢兢的說道：「太皇后已經把皇上關在綏成殿了！怎的又派你拿密旨來？莫不是要殺皇帝！」

原來孟絲倫上一次在蘇州府衙門裏，假扮皇太后的欽差，擄刼乾隆皇帝，結果順利成功，所以她這一次混入深宮，依樣葫蘆，威脅這兩個小太監帶路，那知道無意之中，却把乾隆皇帝被囚禁在綏成殿的秘密，揭了出來，她聽見小太監的話，暗裏大吃一驚，想道：「不好！果然不出所料，大事果然壞在皇太后的手上！」

她表面上仍然不動聲色，喝道：「皇上被困在綏成殿，難道我不知道？還用得着你來說嗎？趕快帶我們去！」岳金楓暗裏佩服金弓郡主的機智，小太監一來害怕了皇太后的威嚴，二來又給利劍尖鋒抵住肋下，不由他不屈服，只好折轉身子，循着長廊向前行，沿路上遇見幾批太監和侍衞，史存明岳金楓兩人立即納劍入鞘，可是孟絲倫一雙纖手，仍舊扣住了這兩名小太監的脈門要穴，緊緊箝個結實，兩名小內侍知道自已的性命操在孟絲倫手上，那裏敢出聲叫喊，只好苦着面向前走，別的太監和

武士呢，看見這三個小太監手拉手的連着走，以爲他們親熱罷了！那裏想得到其中有蹊蹺呢！閒話少談，這兩個小太監一直把史存明帶到內廷，用手指了指面前一幢黃金瓦面的宮殿，說道：「皇上就在裏面了！再過就是皇旗兵的崗位，咱們沒有懿旨，可不能够過去！」

史存明陡的伸出左手中食指來，疾如閃電也似的，向這兩名小太監肋下「軟痲穴」一點，兩個小內侍連哎呀也沒有半聲，便自癱軟跌倒！金弓郡主更加老實不客氣，把小太監夾背心衣領抓住，提了起來，向石欄杆後面的草地一拋，撲通咕咚，丟進茂草叢裏，直挺挺的躺着，動也不動，除非有人解救，不然的話，他們要挨過六個時辰之後，穴道自行消解，方才能够動彈！

岳金楓笑說道：「嫂子這一齣移花接木戲，演得眞好，現在第二塲好戲又要開台了，咱們怎樣進綏成殿去呢？」金弓郡主不假思索的回答道：「那當然是暗中進去啦！殿外有皇旗兵把守，咱們難道還能够拿太監武士的身份去嗎？」史存明就要把身上的侍衞服色脫下，孟絲倫阻止他道：「不要脫這老虎皮，穿在身上，或者還有用處呢！」史存明恍然大悟，他們看見綏成殿外邊環繞着一片冬青樹林，互相打個呼哨，身子一聳，颯颯颯，活像幾頭大雁，破空直掠起來，穿進冬青樹海。一連七八下起落縱跳之間，居然穿上了綏成殿的琉璃殿瓦，然後隱身伏下！

史存明到了綏成殿上，眼光四下一瞥，方才知道皇太后防守的嚴密，原來除了四面冬青樹海之外，殿下迴廊甬道，密痲痲的佈滿了皇旗兵，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個個弓上弦，刀出鞘，殺氣陰森，如臨大敵，綏成殿附近兩座偏殿的旁邊，也豎起木棚來，做了臨時的瞭望哨，派人居臨下的看守着，就是一隻飛鳥由殿裏出來，放哨的人也看得淸淸楚楚，不過史存明三人已經到了琉璃殿瓦之高

上，總算混過了一重卡哨，逃過皇旗兵的耳目！

金弓郡主聽了一聽殿內，悄然沒有人聲，立即肩背一拱，骨碌碌，沿着光溜溜的殿瓦，滾了下來，一下子便落在地上，史存明、岳金楓兩人也順着殿瓦滾落，他們三個人的輕功，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眞稱得起好比一葉墮地，悄然無聲， 金弓郡主輕飄飄的落在白玉階前，看見殿裏黑沉沉的，只有側面耳房之中，一燈如豆，立即向史岳兩人招了招手，史存明看見綏成殿門窗緊密，立即抽出斷虹寶劍來，把正殿窗子的花格木縱橫鋸斷了四根，然後用縮骨功，忽的一响，鑽了進去！

岳金楓和金弓郡主也緊接着跟史存明鑽入 ， 耳房裏面的人却聽出聲响來了 ， 叫道 ：「是那個人？」他們三人聽了心頭一震，說話的不是別人，正是被困在綏成殿裏面的乾隆皇帝！

史存明立即應道：「皇上！是我來哩！」拔身一聳，進了耳房，孟絲倫岳金楓也跟踪進去，小太監說的話眞個一點不錯，乾隆帝就睡在這耳房裏，一几一榻之外，別無長物，小几上放了一本書，是康熙皇帝御筆親批的「大義覺迷錄」，（這本書是滿淸入關初期，康熙皇帝開博學鴻詞科，親自選拔學士一十八人撰作的，再由康熙皇帝本人親自酌加删改，內容是對漢人軟騙硬嚇，要大家化除滿漢的成見，說什麼本朝受命於天，要漢人死心塌地的接受滿人統治。）他一看見了史存明，噫的一叫，可是不旋踵間，低下了頭，淡淡說道：「大事已經一敗塗地了啦！我被皇太后關在這裏！」

史存明急忙問道：「皇上，大事怎樣不成功？是誰走漏消息的呢？」金弓郡主立即截住他的話頭，說道：「不要說這些事了！咱們商量今後大計，才是上着！」孟絲倫柳眉一豎，向乾隆帝問道：「皇上，你打算今後怎麼樣，安心做滿淸的皇帝，還是光復大漢河山呢！」乾隆帝頹然說道：「我一

個禿頭皇帝，無權無柄，連本身的自由也喪失了，還說什麼大反天下，做漢人開基的皇帝？」

岳金楓向史存明道：「大哥，咱們把皇上救出去吧！」乾隆帝聽了這兩句話，不禁大吃一驚，他知道自己如果跟着史存明這班人走，皇太后就要詔告天下，另立新君，換句話說，自己坐的龍位也要保不牢了！乾隆正要出言推搪，孟絲倫道：「把皇上帶出綏成殿嗎？絕對沒用，咱們還是一不做二不休，混進慈寧宮去，把皇太后一刀兩段！」

金弓郡主說出這幾句斬釘截鐵的話來，乾隆帝大吃一驚，失聲說道：「殺母后嗎？不行不行，那是犯上作亂，十惡不赦的大罪呢！」孟絲倫冷笑說道：「咱們在西域抗淸，幹的已經是犯上作亂，十惡不赦的大罪啦！過去咱們能幹，難道現在不能幹嗎？」乾隆帝抓耳搔腮，啞口無言，他知道如果殺了母后，事情只有更壞，他忽然想出一個主意來，說道：「朕幾乎忘記了，你們只要在宮裏找着一件東西，大事還有成功希望，勝却殺皇太后萬倍！」

史存明怔了一怔道：「哦！找尋什麼東西，快說！」乾隆帝壓低了嗓音，說道：「實不相瞞，朕並不怎樣畏懼皇太后，太后是個婦人，就有權勢，也作惡不到那裏去，可是她的手上，却拿着先皇帝一道遺詔！叫朕投鼠忌器，不能動彈！」他便把雍正帝書下遺詔，留在綏成殿的經過，約略說了一遍，史存明、岳金楓、孟絲倫三人恍然說道：「哦！原來竟有這樣的一件事！」

金弓郡主立即問道：「皇上，這一道遺詔收藏在那裏呢？」乾隆答道：「這個連朕也不知道，不過母后把我囚禁的時候，曾經說過一句，遺詔就在這座殿內！」史存明凛然一驚，估不到皇太后的手段，這樣老而彌辣，他扭頭看了看妻子，金弓郡主斷然說道：「既然這樣，咱們就把這座綏成殿搜索

一遍！」

乾隆帝吃了一驚，急不迭忙的問道：「搜索綏成殿嗎？四邊都有皇旗兵把守，咱們怎樣搜索呢？」金弓郡主笑了一笑道：「有皇旗兵守着，便不能搜索嗎？咱們在皇旗兵監視下，還不是一樣進來，他們何嘗有發覺呢！」她這幾句話十分自負，向史存明、岳金楓道：「咱們出來找尋遺詔吧！」

三個人信步由耳房裏走出來，來到正殿之上，首先映入他們眼簾的，就是那三幅巨大的丹青畫像，正中是順治皇帝的遺容，左邊是「聖祖」康熙，右邊是「世宗」雍正，全副袍褂頂戴，繪畫得栩栩如生，一望而知，是出自丹青妙手的神筆，映着微明的琉璃火，越發陰森可怖，金弓郡主把這三幅滿清皇帝的遺像，看了一遍，她果然不愧是出自回疆的女英雄，足智多謀，居然被她在畫像上，看出一點線索！

你道是什麼線索呢？原來孟絲倫首先看看三個皇帝畫像的手指和眼睛，他看見順治、康熙畫像的眼睛，都是向前平視的，只有雍正遺像的眼睛，却是畫得奇特，瞳孔向上，金弓郡主向雍正畫像頭頂的部位一看，恍然大悟，叫道：「存明！你過來，用壁虎功爬上屋頂，摸摸靠近牆邊，第三根短椽的兩邊，看一看有沒有古怪？」

史存明怔了一怔，可是回心一想，自已妻子足智多謀，她叫自已這樣做，一定另有用意，他答應了一聲，走近牆邊，用背脊抵住照壁，就像壁虎爬牆也似的，揉升上去，史存明的身體將近貼住瓦面，拔身一聳，颯颯兩响，疾如脫弦之箭，向殿心直射出來，伸左手向第三根短椽一抄，抓個結實，身子吊在這根短椽下，打鞦韆也似的，來回蕩了幾蕩，方才凝住身體，再伸出右手來，向椽木的兩邊

一摸，却是光溜溜的，一點隙孔也沒有！史存明叫道：「娘子，並沒有看見什麼東西哩！」

金弓郡主仰面說道：「我估量的事情，一定不差，你把整根椽木，反覆摩挲一遍，必定有新奇的發現！」這根短椽本來塗了綠色油漆，一頭一尾，長度足有三丈，史存明聽了妻子的話，立即把身子一翹，整個軀體附在椽木之上，一尺一尺的爬行，乾隆帝由耳房裏走出來，看見史存明這樣的輕功身法，眞正爲之咋舌！史存明爬行了一丈左右，他伸手向椽木一摸，忽然發覺椽木左邊，有一道長條的裂縫，寬可半尺，史存明心裏一動，想道：「莫不是遺詔就在這裏？不會這樣湊巧吧！」他伸手向裂縫裏一探，一物觸手冰凉，試用手指一捏，竟是一隻扁平的鐵盒子，史存明大喜道：「慚愧！遺詔就在這裏！」他立即向外一拉鐵盒，身子像一片落葉也似的，飄然墮地，史存明把鐵盒向孟絲倫面前一遞，說道：「娘子！你看看這鐵盒子，是不是貯藏着遺詔？」

乾隆帝不禁大喜，他三步併做兩步的，走到金弓郡主面前，叫道：「拿給朕看！」孟絲倫把鐵盒一揚，只見鐵盒的正面和反面，都浮雕着一些文字，却是彎彎曲曲的滿洲文字，他們三個半點不識，乾隆帝一看這些文字，心花怒放，笑道：「遺詔遺詔，正是先皇帝的遺詔哩！」

原來這鐵盒表面的文字，赫然寫着「雍正密藏」的字眼，反面的文字呢？却寫着「待余百年之後，只容皇太后一人開啓」的字樣，金弓郡主伸出玉掌來，抵住了鐵盒的底面，默運內勁，發力一扭，劈拍兩聲輕响，鐵盒壁分做兩半，乾隆帝向盒裏一看，失聲說道：「咦！盒子裏面怎的只得一疊白紙？遺詔到那裏去了？」

大家嚇了一跳，連忙定睛看時，誰說不是？盒裏只有一疊白宣紙，紙色雪白，分明是放進去不久

的，如果是雍正御筆書寫的遺詔，相隔了幾十年，紙色一定變黃，難道這是皇太后擺佈的空城計？雍正壓根兒沒有遺詔嗎？大殿中四個人呆了半晌，金弓郡主突然打破沉寂，說道：「不好！咱們中了太后的奸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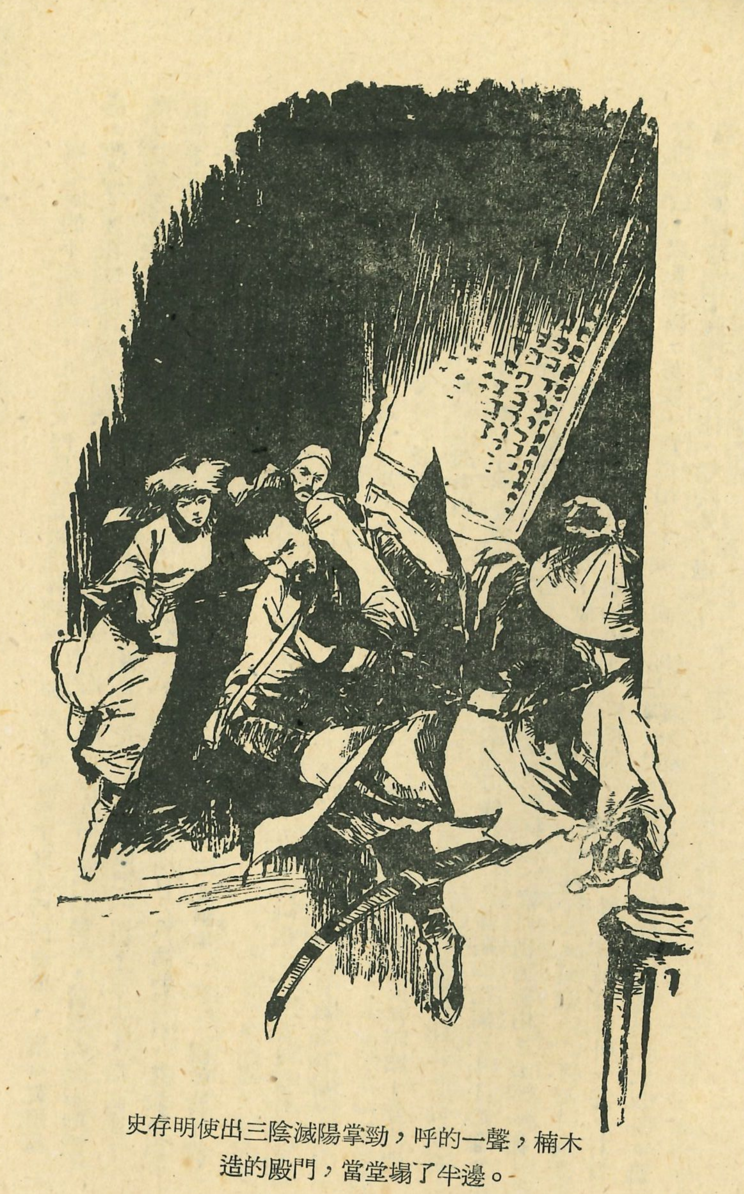
岳金楓道：「嫂子！咱們怎樣中計，難道是皇太后說謊，先皇帝根本沒有留下遺詔嗎？」金弓郡主搖了搖頭，說道：「不是！如果沒有遺詔，這樑上的裂縫和鐵盒子從何而來？還有雍正遺像的眼睛也畫得古怪，瞳孔朝天，左右兩眼的眼尾，畫了三條魚尾豎紋，這不是遺詔就放在第三根短椽木上的暗記嗎？依我猜想，皇太后在囚禁皇上之前，經已把這遺詔取去！」乾隆帝不由打了個寒噤，說道：「把遺詔拿去嗎？她收藏得這樣縝密，似乎不用多此一舉哩！」

史存明哼了一聲說道：「多此一舉，從前你的祖父康熙，把遺詔放在養心殿『正大光明』那塊牌匾的背後，結果也被人家竄改了呢？」他說的是雍正竄改遺詔故事。原來康熙當年有二十幾個兒子，他最愛十四皇子允禵，預先寫了「傳位十四皇子」六字，放在正大光明殿的牌匾背後，這消息不知道怎的被雍正探到，派一個本領高强的血滴子，夜入清宮，偷掉貯遺詔的錦盒，拿回貝勒府裏，結果把詔書的「十」字加上一劃一鈎，改成「于」字，這樣一來，「傳位十四皇子」變了「傳位于四皇子」，後來康熙病危，大臣恭讀遺詔，把雍正請到康熙面前，結果把病榻上的康熙皇帝，活生生的氣得一命嗚呼！史存明說的就是這件事，乾隆帝不禁面上一紅，孟絲倫道：「皇太后把皇上囚禁在綏成殿，當然是把殿裏的遺詔移去，要想得到遺詔，還是找皇太后去吧！」乾隆帝當堂打了一個寒噤，正要開口說話，冷不防殿外一聲大喝：「斗胆刺客！居然驚動皇上聖駕！」

這叱喝的不是別人，正是大內皇旗兵領班薩刺海，原來薩刺海奉了皇太后的命令，看守乾隆皇帝，他爲了要在太后面前，表示自己忠心耿耿，每天在綏成殿前後左右，巡視幾遍，留意乾隆帝的動靜，這天晚上史存明三人混進的時候，薩刺海恰好到慈寧宮去了，等到他把一切稟告了皇太后回來，循例走近綏成殿，窺探皇帝，看他睡了沒有，那知道一走近殿門，便聽見有人說話的聲音，薩刺海出其不意，嚇了一跳，連忙由隔扇門外張望進去，看見幽暗的琉璃火下，站着兩男一女，跟乾隆帝說話，他這一驚非同小可！馬上高聲叱喝。

史存明一聽見叱喝的聲音，知道事機已經洩漏，立即向孟絲倫、岳金楓叫道：「風緊！快走！」史存明一幌身軀，撲向殿門，使出三陰滅陽掌勁，呼的一掌，推向殿門隔扇，只聽見轟轟兩聲大响，楠木造的殿門，當堂塌了半邊，他緊接着一個飛身，穿了出去！

薩刺海聽見砰彭兩聲大响，殿門塌下，他立即抽出腰刀來，飛身向殿門一截，史存明剛才穿出門框，薩刺海一聲大喝：「刺客往那裏跑！」就喝聲中反刀一劏，這招名叫「鳳凰單展翅」，向史存明迎面便劏，史存明冷然一笑，右手寶劍並未使動，伸左掌迎刀鋒猛抓，薩刺海吃驚不小！心想：「咦！這傢伙的手掌難道是鐵鑄的嗎？怎的空手抓刀！」雖然是這樣想，寶刀仍舊斫出，刀掌一撞，薩刺海猛覺自已的腰刀，如同斫中一堆棉花，軟洋洋的，全不受力，吃驚不小，叫道：「不好！」正要把刀撤回，史存明左臂一伸，陡的抓住了薩刺海的「肩井穴」，用力一扭，薩刺海慘叫一聲，右臂登時脫臼，肩骨折斷，整條手臂也吊了下來，史存明左脚一起，撲通，把薩刺海踢出兩丈以外，轟轟，腦袋撞着殿下迴廊的石柱，登時暈了過去！



史存明使出三陰滅陽掌勁，呼的一聲，楠木造的殿門，當堂塌了半邊。

天山大俠雖然一招把薩刺海擊倒，可是綏成殿四面的皇旗兵，已經驚動過來，吶喊連聲，個個揮刀挺槍，一窩蜂也似的殺上，史存明熱血上湧，一聲霹靂也似的大喝：「阻我者死！讓我者生！」斷虹劍呼的一繞，在空中劃了半個圓弧，只聽見一陣叮叮噹噹，斷金切玉聲响，皇旗兵的刀槍折斷了四五件，那些皇旗兵雖然是旗兵裏面挑選出來的精銳，但是多年以來，看守一座只有神主木位，闃無一人的綏成殿，吃慣了太平糧，沒有用武之地，養尊處優，反而變成不精銳了！兵刃一斷，那些皇旗兵嚇得心驚胆戰，急不迭忙的向旁邊讓開，史存明兩脚一墊，飛上瓦面，岳金楓和孟絲倫也一前一後的，由殿裏竄出來，金弓郡主人剛竄出，彈丸已發，拍拍拍，一連串暴雨驚雹也似的彈丸，射入皇旗兵人叢裏，把這些旗兵打得抱頭鼠竄，叫苦連天，岳、孟二人在吶喊連天的當兒，跳上殿瓦，三個人會在一起，一溜烟也似的逃去！

不過史存明三人雖然逃出了綏成殿，禁宮裏面各處的宿衛，統統驚覺，一齊出動，大內侍衛賽似潮水洶湧一般，四方八面殺來，到處都是人山人海，暗影裏羽箭橫飛，嗤嗤亂射，史存明一咬牙關，搶在先頭，斷虹劍揮霍生風，閃閃如電，岳金楓、孟絲倫兩柄長劍，也是左捲右舞，三劍交織，密如光網，弩箭一射入劍光圈裏，便被擊落，還有一層，皇宮裏面的殿宇屋頂，十之八九，統統是琉璃瓦，滑不留足，任你輕功多高的人，也沒法子在上面穩住身形，好在史存明三人一向居住在積雪的天山上，滑走冰崖雪嶺，成了習慣，就是行走冰雪佈滿的山峯幽壑，也是如履平地，這樣一來，反而佔了不少便宜！他們一連串起落縱跳之間，已經衝過四五重宮殿，史存明因爲在瓦背上目標太顯明了，正要跳落平地，冷不防耳邊一陣狂笑，叫道：「大胆刺客！私入禁宮，叫你死無葬身之地！」

史存明聽了這話聲，心中一凜，原來這一個說話的口音十分洪亮，中氣充沛已極，他正要回身看時，側面呼的一响，飛過一個大紅衣服的人影來，宛似半天落下一朵火雲，史存明定睛看時，來的是一個身材高大的喇嘛僧，虎目濃眉，貌相威猛，看年紀不過四十多歲，挺着一根黑沉沉的兵刃，似拐非拐，似棒非棒，不由分說，呼的一下，用了個「橫雲斷峯」的招式，猛向史存明攔腰掃到！

史存明知道大內的雍和宮裡面，豢養了不少喇嘛，這紅衣喇嘛襲擊自己，並不算是突如其來，他立即把斷虹劍沉劍一引，用了招「烘雲托日」，橫向杖頭一削，叮噹兩聲，撞個正着，說也奇怪，這把黑沉沉的怪杖，居然不怕斬銅削鐵的寶劍，史存明用力一砍，杖頭激起一溜火星，這紅衣喇嘛反杖一挑，使了招「鐵牛耕地」，撞向史存明的小腹，史存明急不迭忙的扭身一閃，險些兒被他戳中丹田穴，眞個吃驚不小！史存明立即把雷電披風劍法施展開來，颯颯兩响，一招是「雷神殛妖」，一招是「電光過嶺」，劍光如電，夭矯如虹，猛向那紅衣喇嘛攻了過去。

這紅衣喇嘛名叫哈音布，是雍和宮裡面數一數二的好手，他手中這根黑沉沉的怪杖，名叫做「沉龍杖」，是崑崙山星宿海，海心鐵木所製，靈輕翔實，堅固逾常，任你用怎樣的寶刀寶劍，也斫不斷，哈音布看見史存明的「雷電披風劍」法，夭矯神奇，喝了一個「好」字，沉龍杖一拖一帶，用了着「指天盟地」，竟把史存明這兩劍的勁力，化解於沒影無形，史存明估不到清宮裡面，居然有這樣的武林高手，揮劍一封，便和哈音布戰在一處！

岳金楓、孟絲倫兩人看見史存明遇了勁敵，立即上前助戰，岳金楓剛要仗劍上前，側面呼呼兩响，撲過兩個武士，一個使判官雙筆，一個舞兩桿鉤鐮槍，這兩人的兵刃一長一短，恰好成了反比，

判官筆攻向岳金楓兩肋，鉤鐮槍捲到他的腳下，岳金楓一招「白鶴亮翅」，他這一劍當兩招用，左邊掛開判官雙筆，右邊指向使鉤鐮槍武士的胸口，逼他回身自救，岳金楓這一招擋退兩人，正是武當劍法裡面精華妙着，孟絲倫提劍一掠，左手抽弓，就要發彈，冷不防颯颯兩响，又撲過兩個武士來，一個使鑌鐵宣花斧，一個用月牙彎刀，兩般都是沉重兵刃，不由分說，向孟絲倫身上旋風似的砍到，孟絲倫抽不出空隙發彈丸，只好使出飛龍劍法，左遮右擋，跟那兩個武士惡鬥。

史存明看見撲過來的一個紅衣喇嘛，四個清宮武士，完全不怕琉璃殿瓦，飛縱竄跳，一如坦途平地，可見這幾個人輕功的高强了，假如再添幾個這樣本領的高手，自己便難以脫身，還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可是那使沉龍杖的紅衣喇嘛，却是纏住自己，苦戰不退，史存明不禁心頭火發，他把手中的斷虹劍一劃，用了招「沉雷曳地」，粘住杖頭向着橫裏一拖，呼音布陡覺對方的劍梢透出一股內力來，勁猛無比，帶住沉龍杖身，把自已硬生生的拖了過去，不禁大吃一驚！連忙兩臂運勁，凝住樁步史存明却是一聲大喝，劈面一掌穿出，使出三陰滅陽掌勁，猛向呼音布迎胸推到！

呼音布也是個行家，史存明猝然出掌，儘管疾如電閃，這紅衣喇嘛也覺察出來，立即半轉身軀，豎掌一拍，他使的是西藏天龍派的「般若禪功」，拍的一响，恰好跟史存明兩掌相抵，這樣的硬對硬的相拚，絲毫沒有取巧的餘地！大家掌力一吐，立即判出强弱，史存明功力深厚，腳下喀喇兩响，踏碎了兩塊琉璃瓦，瓦面凹陷了兩個破洞，站穩身體，呼音布呢？他的般若禪功雖然是武林一絕，可是比起史存明得自天池三老的三陰滅陽功來，却不啻如同大小巫之判，只聽砰的一响，番僧的身體如同了撞一下千斤鐵鎚，全身拋離瓦面，撲通，一個沒頭跟斗，飛摔落院前的白玉階上！

清宮裡的殿閣，大都是建造巍峨，有好幾丈高下，呼音布這一下如果結結實實的摔到地上，眞正要粉身碎骨，好在他的本領委實不弱，在跌落的時候，把沉龍杖向石階上一戳，噹的一聲大响，火星四濺，呼音布全靠這沉龍杖一撑之力，方才抵消了俯衝的力量，可是史存明給他這一下三陰掌的力量，非同小可！呼音布負傷經已不輕，再經過這樣的猛力大震一下，登時兩眼發黑，喉頭湧甜，哇的噴出一口鮮血來，當堂暈了過去！

岳金楓看見史存明一舉掌之間，把敵方一個本領最强的喇嘛番僧打落殿瓦，不禁勇氣大振，恰好那使鈎鐮槍的武士欺身逼近，雙槍一抖，用了個「二龍攪海」的招式，猛向岳金楓肋下刺來，岳金楓奮起神威，勁貫右臂，一聲大喝，劍身一粘敵人雙槍，往起一抽一掀，身子陡的一個轉身，一掌拍了出來，岳金楓這一路劍裡夾掌，比起史存明剛才擊敗呼音布的一招，又自大不相同，史存明是凝身發掌，劈面閃擊，岳金楓呢？他却是旋身廻臂，側面出掌相擊，脚下走的是八卦方位，這使鈎鐮雙槍武士的本領，比起呼音布來，遠不相及，被岳金楓這一下閃電穿掌，砰的打中肩頭，如果在平地上，這武士頂多跌個踉蹌罷了，决不會有性命之虞，可是在這滑不留足的琉璃殿瓦上，他用輕功提氣飛縱，跟岳金楓交手，經已十分勉强，一旦肩頭中招，如何能够站得穩身子，撲通咕咚，由殿瓦上失足滑了下來，跌得腦袋開花，鮮血塗地！

那使判官雙筆的武士趁岳金楓出掌的時候，倐地一個欺身，雙筆並進，用了一着「玉女投梭」，筆鋒直撞岳金楓背心「志堂穴」，這一招十分陰狠，岳金楓如果被他扎中，不死也要重傷！可是岳金楓是個何等本領的人物，那有被他暗算之理，他反臂向後一勾，使了着「擒拿手」，奪住判官筆身，

向外一掀，這武士十分乖巧，立即一撒雙臂，拋掉了判官筆，向旁邊竄出去，可是岳金楓這邊奪了敵人兵刃，緊接着喝了聲：「着！」左臂一掉一轉，劃了半個圓圈，向外一拋，這兩支判官筆脫手拋出，疾如脫弦之箭，一先一後，向那武士飛去，這武士做夢也估不到對方有這一着，叫了聲：「不好！」一筆擲中胸窩，一筆拍中肋下，他那裡還站得住脚，撲通咕咚，由殿瓦上滾落，跌得肝腦塗地，跟着那使鈎鐮槍的同伴，一命嗚呼，向枉死城報到！

這一邊孟絲倫趁史岳二人先後得手，圍攻自已兩個武士略一錯愕之際，霍地抽出彈弓來，拍拍拍，打出一陣彈丸，那使宣花斧的武士，腮頰首先中了一彈，皮破血流，怪叫一聲，由瓦面上滾了下來，那使月牙彎刀的武士，本領較强，他看見彈丸飛來，立即抖開彎刀，左遮右擋，噹噹噹，接連格落了四五顆彈子，那知道孟絲倫打的是連珠彈法，一射出就是十幾顆，他擋得開前一陣幾顆彈子，却躲不開連續飛來的彈丸，拍拍兩聲，面門胸口各自中了幾彈，疼得他喪胆亡魂，又看見自已同伴接二連三的被刺客打下瓦背，更加不敢留戀，立即用了個「鯉魚打挺」的身法，骨碌碌，沿着琉璃瓦滾了下去，一個跟斗跳落院子裡去了！一刹那間，四個武士死的死逃的逃，走得乾乾凈凈！

史存明看見阻敵已除，叫道：「行了！直殺出去！」岳金楓應聲上前開路，史存明抖開斷虹劍來，左右捲舞，跟岳金楓的劍光合在一起，連番衝殺，孟絲倫却是左右開弓，連連發出彈丸，攻取遠近，瞻前顧後，三個男女英雄，所到之處，清宮侍衞有如波開浪裂，沒有一個人胆敢抵擋，他們飛也似的，一直搶近紫禁城邊，禁城的堞樓上伏滿了弓箭，一見了史存明人影，立即放箭，孟絲倫一聲嬌叱，拔身一聳，由殿後搶在前頭，拍拍拍，傾盡囊中鐵彈，打出一陣彈雨，黃牆上十幾個箭手，先後

中了金弓郡主的彈丸，皮破血流，史存明岳金楓趁着箭手一陣忙亂的當兒，颯颯兩聲，似巨鳥掠空，躍登城牆，劍光到處，有如水銀瀉地，清兵箭手彼他們斬瓜切菜的一陣亂砍，嚇得抱頭鼠竄，史岳孟三人趁勢翻落城牆，飛越過御城河，一溜烟也似的，逃入柳陰深處！

第四十二回：示密詔一怒懲至尊

且不說史存明三八大鬧了半夜紫禁城，結果在幾百名侍衛，幾千名旗兵包圍追擊之下，逃了出去，再說綏成殿這一面，乾隆帝在史存明三八衝出去的時候，立即返入臥房裡，可是不旋踵間，殿外開進一隊皇旗兵，把乾隆帝看管起來，約莫過了頓飯工夫，紫禁城內恢復寧靜，皇太后阿魯特氏，却在一十六名大內侍衛陪同之下，滿面嚴霜的到了綏成殿！

乾隆皇帝看見母后到來，嚇得混身發抖，彷彿知道一定有不祥的事情發生，果然不出所料，皇太后到了殿上，立即喝令左右內監，點亮了一切燈火，剎那間整座綏成殿大放光明，皇太后端坐在正中的紅木椅子，向乾隆帝喝道：「弘曆！你這畜生好大胆子！立即給我跪下！」

皇太后平日在深宮裡，雖然嚴正不阿，但是像今天這樣疾言厲色的，還是破題兒第一次，左右的內監和武士，不禁大吃一驚！乾隆的神色尤其尷尬，因爲他是普天之下，萬乘至尊的皇帝，要他在衆目睽睽下當堂跪下來，試問何等丟面？皇太后看見乾隆帝面色猶豫，冷笑一聲，伸手向懷裡一探，取出一隻三寸不到的金盒，形式和史存明由樑上取出來那隻鐵盒一模一樣，也有雍正御詔四字，她聲色俱厲的喝道：「你瞧清楚沒有！還不下跪？」乾隆帝到這時候，方才醒悟過來，金盒裡藏着的，眞正是雍正先皇帝的遺詔，他只好把雙膝一屈，撲通跪了下來，皇太后又喝左右內侍道：「快拿家法！」

「家法」兩字一說出，乾隆帝不禁又嚇了一大跳，因爲禁宮裡的「家法」，就是供奉在「太廟」

裡面一十二對金漆包裹的龍頭木棍，這種龍頭棍是一種象徵，拿來責打皇室近支貝勒王公的，照清朝的祖制，那一個親王犯了事，（所謂犯事，就是私生活不檢點，比如在京城裡逛窰子賭博，或者是在皇帝忌辰裡飲酒吃肉等。）皇帝可以按他犯罪大小，責打「家法」，挨個一二十棍，雖然打得不狠，未免傷動筋骨，也算是奇恥大辱了！皇太后這次喝令內侍拿家法來，責打皇帝，眞正是滿清開國以來，破天荒的一件大事！

這幾個內監看見皇太后這般盛怒，那裡還敢怠慢，匆匆離殿去了，不到半晌，一個黃門太監大踏步由殿外進來，高聲大叫：「啓奏太后和老佛爺，八親王到！」原來八親王就是朝廷上跟皇帝血統宗支最近的八位親王，除了恭親王弘晝和親王弘碩之外，還有鄭親王弈匡，成親王弈劭，英親王濟朗，勇親王明安，忠親王塔吉剌，義親王鄂爾畢，除了恭和二親王是乾隆的同父異母兄弟，鄭親王、成親王是乾隆的叔父長輩，還有英、勇、忠、義四位親王，統統是雍正皇帝的姪子，換句話說，即是乾隆的堂兄弟，八位親王魚貫進了綏成殿，個個全副袍褂，面目嚴肅，分列左右，侍立在皇太后身邊，乾隆帝看見八位親王一同到來，知道事態嚴重，嚇得心驚胆戰！

再過半晌，小太監由太廟回來，捧着一對金漆龍頭棍棒，恭恭敬敬的放在皇太后面前，皇太后的神色，更加陰森可怕，她手捧着遺詔金盒，向乾隆帝喝道：「弘曆！枉你受了先皇帝的厚恩和母后許多年對你的劬勞教養，怎的私通叛逆？密謀不軌，聽從外間妖言邪說，要想推翻本朝，快說！」這幾句話一說出口，八親王登時面上變色，不由噫的一叫！

乾隆這時候反而鎮靜下來，他到底是個聰明天子，因爲史存明這班人已經突圍逃走了，事無佐

證，皇太后怎可以憑空說自已要想作反？推翻本朝？乾隆便抗聲道：「母后所說的話，兒子並不明白，朕已經遵從母后慈旨，關在綏成殿裡，閉門思過，怎可以說是私通叛逆，密謀不軌？母后這幾句話，可有甚麼憑證呢？」皇太后勃然大怒道：「畜生還要狡賴！我來問你一句，今天晚上闖進綏成殿的，是甚麼人，快說！」乾隆帝淡然說道：「哦！那是刺客罷了！」

皇太后冷笑一聲道：「如果是眞正的刺客，怎的不要了你的性命？」乾隆心裡一驚，順口答道：「這個，這個孩兒怎樣知道？」

好厲害的皇太后，立即回過頭來，向八親王問道：「各位聽見了沒有？刺客進了綏成殿，並不殺害皇上，這不是皇上跟刺客同是一黨，換句話說，還不是私通叛逆的確據嗎？如果不是薩刺海及時發覺，恐怕刺客連皇上也帶走呢！」這一頂大帽子壓下來，乾隆帝瞠目結舌，不知所答！

八親王互相看了一眼，皇太后厲聲道：「那幾個刺客姓甚名誰？怎樣來歷？是不是你微服巡遊江南時候，跟他勾搭上的，快說！」乾隆帝面目變色，更加答不上半句話，這並不是他跟史存明、岳金楓等人有特別深厚的交情，因爲他一招認實了，那就無疑在皇太后、八親王面前承認自已叛逆的罪名，皇太后發起怒來，豈不是把自已廢掉，另立新君了嗎，乾隆想到這裡，決定給他一個矢口不認，說道：「母后，孩兒遊江南的時候，並沒有跟叛逆勾結，今夜闖進綏成殿的刺客，孩兒並不認識哩！」

這幾句話欲蓋彌彰，皇太后更加怒不可遏，喝道：「畜生！你還不招認嗎？鄭親王成親王，你兩個立即過來，執掌家法，重打這畜生三十棍！」皇太后這樣的一喝，綏成殿上各人不禁大駭！

因爲自古以來，皇帝是天下的至尊，那一個胆敢打皇帝呢？中國幾千年來也沒有打皇帝的例子，

（只有一個故事算是例外，那就是「包公打龍袍」，這件事發生在宋朝仁宗皇帝年代，也即是家傳戶曉的「貍貓換太子」故事，宋眞宗納劉李兩妃，后位虛懸，不久劉李二妃有了身孕，眞宗便說明劉李二妃之中，那一個產下麟兒的，便冊封做正宮娘娘，李妃耿直，劉妃奸詐，不久李妃臨盆，劉妃串通太監郭槐，用一隻剝掉了皮毛的貍貓，掉換了李妃產下的兒子，把貍貓呈獻給皇帝，說李妃產怪胎，眞宗皇帝不察，信以爲眞，一怒之下，把李妃貶落冷宮，不久劉妃臨盆，產的卻是女兒，她卻一不做二不休，將女兒殺掉了，把李妃產的兒子當作自已生的，瞞騙眞宗，眞宗便把劉妃冊位正宮，這掉換的兒子就是仁宗皇帝，後來李妃歷盡艱苦，由冷宮逃出來，請大學士包拯平反冤獄，包公夜審郭槐，逼出當年貍貓換太子的眞相，奏報皇帝賜死劉妃，並且把生母李妃迎返宮裡奉養，宋仁宗因爲自已有乖孝道，跪請李妃加杖，李妃不敢下手，後來還是包公臨時想出主意，請仁宗皇帝脫下自已的龍袍，任由李妃鞭打一十二下，算是象徵性的責打，千古傳爲佳話。）成親王、鄭親王雖然是乾隆的長輩，但是在名份上，還是殿下之臣，他們那裡敢用「家法」來打皇帝，兩親王立即跪了下來，說道：「太后息怒，老佛爺是天下明君，微臣不敢奉旨！」皇太后大怒道：「你們跟弘曆同一鼻孔出氣嗎？很好，讓我宣讀先帝遺詔！」

她說着把金盒拍的打開，顫巍巍拿出一張紙色變黃的詔書來，朗聲說道：

「弘曆雖爲吾兒，倘彼心懷異志，變易祖制，背叛本朝，朕雖百年之後，龍御上賓，太后阿魯特氏仍得會同朝上八親王，集合綏成殿上，開讀遺詔將之賜死，另立新君，祖宗諒之！天地鑒之！」

下面是雍正十二年秋孟月立這一行字，皇太后一讀了遺詔，乾隆帝面如死灰，八親王勃然色變！

皇太后又向乾隆帝喝道：「畜生！你明白了沒有，這是你父皇生前的旨意！你這次到江南目的何在？結交了甚麼人？還不早說！」乾隆帝低下了頭，沒有半句答腔，皇太后大怒道：「兩位親王拿過家法來，替先皇帝重打這畜生三十棍！」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黃門太監突然走進殿裡來，說道：「中堂相國和坤已經回京，晉宮求見，還有一等毅勇侯貝子福康安，一同陪謁！」

和坤居然在乾隆帝生死關頭的時候，由江南返到北京城，乾隆帝好比放下一塊心頭大石，因爲他知道和坤口齒伶俐，手段圓滑，平日很得皇太后的歡心，倘若他能够在皇太后的面前，說上幾句好話，給自已遮瞞一下，眞個比起任何人還要得力，至於福康安本人，一向是自已的心腹，這次陪同請謁，不用說也是有利無害了！皇太后把面一沉，說道：「是和中堂請求晉謁嗎？很好，賜他入綏成殿！」又向乾隆帝道：「站起來吧！免得給臣下看見你，大不雅相！」乾隆正在感到狼狽，聽了這幾句話，立即站起身子，口裡說道：「謝母后的恩典！」

隔不多久，和坤跟福康安兩人，一先一後的進來，你道和坤怎會一下子由蘇州回到京城呢？原來他中了金弓郡主的圈套，派兵圍剿浙江四明山，撲了個空之後，和坤立時知道上當，他是個心性靈巧的人物，皇帝失踪了許多天，國中不可一日無主，在情在理，都要告訴皇太后了，俗語說得好，醜媳婦始終要見翁姑，如果再隱瞞下去，被皇太后知道風聲，反爲不美。和坤主意決定之後，立即和洪仙韻、寇東萊兩人，連同侯景茂等侍衞，離開蘇州，渡江北上，兼程趕回京師，他們一進城門，便知道乾隆帝已經比自已先回來，要想詔告天下，恢復漢家朝儀，給皇太后關閉在綏成殿的消息，和坤大吃

一驚，說道：「不好！皇上向來英明睿智，怎的會做這些傻事！」

和坤這一次跟皇帝遊歷江南，已經知道了乾隆帝的身世和隱事，他明白皇帝的心理，恢復漢家朝儀，爲的是表示不忘記自已是漢人，可是皇太后和朝上的王公大臣，那裡容許乾隆帝這樣做呢？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假如乾隆遭了不測，（即是給皇太后廢立。）自已靠山就要扳倒，新君登位，再也不容許自已壟斷朝柄了！所以在公在私，和坤也要搭救乾隆帝，所以他立即帶了貝子福康安，一同進入紫禁城內，謁見慈駕。

皇太后看見和坤進來，怒道：「和坤，你陪伴皇上巡遊江南，怎的連皇上勾結叛逆，圖謀不軌也不知道？現在方才回來，可知罪嗎？」和坤免冠頓首道：「奴才罪應萬死，皇上這一次到江南，並沒有勾結叛逆，這個微臣可以用滿門良賤性命保証，不過皇上被叛逆刧持了一個多月，却是事實！」他便把乾隆帝第一次在蘇州虎丘劍池邊看相，被鐵簑、銅拂兩道擄刧了去，結果被癲道姑洪仙韻救回，可是不旋踵間，又被叛逆喬裝欽差，假意傳皇太后慈諭，要皇帝親自接旨，乾隆一時不察，中了叛逆圈套，第二次被擄刧，以及叛逆僞造謠言，設伏茅山，謊說皇帝被關閉在山裡，引誘自已上當，荒山夜戰的經過，一一說了。和坤口齒伶俐，而且在有意無意間，給乾隆帝說上幾句好話，但是輕描淡寫，不着痕跡，皇太后本來盛怒異常的，可是聽了和坤這番話，容色漸霽，知道乾隆帝並沒有怎樣越軌的行爲，可是她仍然不放心今天晚上來的刺客，問和坤道：「那麼？擄刧皇上這班叛逆的姓名來歷，你知道不知道？」

和坤胸有成竹，他指了指貝子福康安，說道：「啓禀太后，福貝子知道這班叛逆的來歷，由他說

吧！」福康安不慌不忙的上前，跪地奏道：「太后容禀，擄刧皇上這班叛逆，完全是二十多年以前擾亂西域，在回疆煽動邊民對抗咱們大清的，經過微臣統兵搜剿，削平亂事，他們方才知道螢火之光，難比皓月，自動蟄伏匿跡，許多年來，再不見他們蠢動了，那知道今次他們到中土來跳樑，不但皇上意料不到，就是微臣也萬萬想不及呢！」福貝子接着把史存明、岳金楓、孟絲倫幾個人的出身來歷說了一遍，福康安還說明史存明是前明閣部史可法的後裔，岳金楓是本朝的叛將，金弓郡主孟絲倫呢？却是二十年前，稱亂回疆小和卓木酋長胞妹，總而言之，他們全是滿清統治的死對頭，皇太后聽了之後，心裡更加明白，她把雍正遺詔收起，向八親王說道：「今天沒有事了！你們各自回去吧！」恭親王等唯唯諾諾，退出殿外，皇太后又向乾隆皇帝道：「你雖然沒有反叛行跡，可是恢復漢家朝儀這個說法，違背祖宗法制，從此休提，你在綏成殿困了一日一夜，也足够反省了，返回內苑去吧！」乾隆好比遇了皇恩大赦，連聲謝恩，宮廷裡面偌大一場風波，到這時候，總算烟消雲散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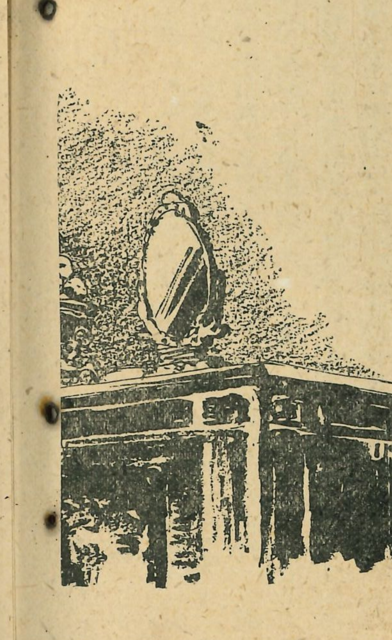
作者一支禿筆，不能够同時描寫兩頭的事，再說史存明、岳金楓、金弓郡主大鬧半晚皇宮，逃出了紫禁城之後，他們三個人索性使出陸地飛行功夫，一溜烟出了北京城，一直來到西山之下，方才停住脚步，岳金楓看見沒有人追來了，恨恨說道：「今天晚上，咱們如果不是給那滿洲的狗侍衛撞破，已經順利成功，今回變了功虧一簣，可恨之至！」

金弓郡主冷冷一笑道：「順利成功，可不見得，乾隆帝已經被皇太后關在綏成殿裡，好比籠中之鳥，咱們即使把他刧出去，也不見得有甚麽用處！」史存明皺眉說道：「我沒有別的躭心，就心這樣一鬧，皇太后盛怒之下，說不定會把乾隆帝處死，萬一這樣，咱們的妙計豈不是成了畫餅嗎？」孟絲

倫笑說道：「存明，你放心吧！他們母子之親，怎會互相殘殺，皇太后決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殺害皇帝，咱們用不着杞人憂天哩！」話雖然這樣說，妙計成空，大家都覺得心中耿耿，金弓郡主說道：「衆志方可成城，咱們幾個人就是有通天澈地的本領，人少力薄，也幹不成大事，還是等候鐵簑、銅拂各位大舉到來，方才再進清宮去吧？」史存明一想也是，三個人趁着天色未明，奔向京郊的豐台縣，匆忙中找了個安身所在，按下不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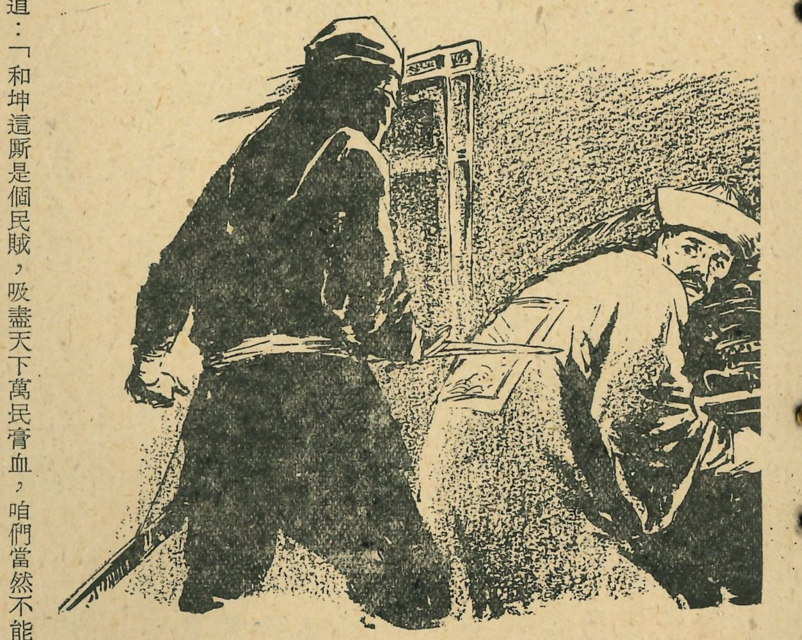
再過了七八天，衆俠第二批人馬來了，除了鐵簑、銅拂之外，還有史劍虹、史凌霜、管寒溪、桂月娥、凌志輝、凌雲燕六位少年英俠，與及另外一個棄暗投明的小安子，他們進了京城不久，便跟史存明、孟絲倫、岳金楓、狄鵬舉合在一處，彼此說了前事，鐵簑眞人聽了乾隆帝要下詔令，恢復漢家朝儀，被皇太后關閉在綏成殿，功敗垂成的經過，不禁扼腕嘆息道：「滿淸到底還是氣運昌隆，咱們還沒有得到恢復大漢江山的機會哩！」

銅拂道人沉吟半晌，方才說道：「咱們只知道把大事不成諉過在皇太后阻擋，與及雍正先皇帝的遺詔身上，未免太短視了，說一句老實話，咱們就是進深宮去，把皇太后刺死，甚至將雍正的遺詔取到



手裡，把它燬掉，也不能夠光復漢人天下，因爲咱們還欠缺了可以推倒滿淸統治的力量！」這幾句話一說出來，大家都覺得莫明其妙！金弓郡主却點了點頭，她領悟了銅拂道人所說的道理，不等他說下去，立即截住了銅拂的話頭，說道：「我明白了！咱們應該在滿漢大臣裏面，挑出幾個人來，叫他做皇帝的助手，幫忙皇上匡復漢家天下？」大家聽了有點醒悟，狄鵬舉接口道：「伯母，現在滿朝大臣之中，最有勢力而炙手可熱的，只有和坤一個，不過這個奸賊，未必肯幫我們恢復漢家河山哩！」

岳金楓把面一沉，喝道：「胡」把說！狄鵬舉叱退，金弓郡主笑道：「和坤這厮是個民賊，吸盡天下萬民膏血，咱們當然不能夠指



福康安回頭一望，那幪面人的一柄明晃晃的長劍，已抵住了他的右肋。

望他恢復大漢河山，不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我的意思是放在兩個人身上！」她說着伸出春葱玉指來，蘸了茶水，在小几上寫了兩個人的名字，一個是「劉鏞」，另外一個是「福康安」，衆英雄看在眼裏，不禁嚇一大跳！

史存明哈哈一笑道：「娘子，你不是痴呆嗎？劉鏞是個漢人，說動他幫忙咱們光復漢家天下，還可以說，不過他是個伴食宰相，毫無權柄，福康安這小子是滿洲人，又是咱們的死對頭，叫他幫助我們，還不是與虎謀皮，白天做夢？」孟絲倫正色道：「此一時彼一時，各有不同，總而言之，我有收拾福康安的方法，不過得要麻煩岳大俠走一遍！」岳金楓怔了一怔，孟絲倫不等他開口，便自附在岳金楓的耳邊，低低說了一陣，岳金楓大笑道：「此計大妙！」立即站起身子，出外去了，史存明詫異道：「咦！你要岳大俠冒險嗎？恐怕……」金弓郡主搖手道：「你少說廢話吧！如果岳金楓有危險，我把人頭割了下來，送到你的手裏！」史存明吐舌道：「這個嗎？不必要啦！」衆人忍不住一陣哄堂大笑！

再說福貝子自從破了西藏，並且樹立了討平廓爾額的赫赫戰功之後，乾隆帝對他的寵眷，越發深厚，除了賜他爲一等公，封毅勇侯之外，另外還賞賜了他一座貝勒府邸，就在鄰近紫禁城的什刹海邊，這樣一來，福康安便逍遙自在的過日子，儘量酒色快活，不知人間是何世了！有一天，天色還未放明，福康安起來梳洗，準備早朝，冷不防瞥見臥房窗簾外，人影一閃，福貝子嚇了一跳，喝道：「是甚麼人？」話未說完，背心呼聲風响，一柄明晃晃的長劍，由側面遞過來，抵住福康安的右肋，接着一個嚴厲口音喝道：「不准亂動！一動便要了你的命！」

福貝子覺得說話口音十分厮熟，連忙回過頭來，原來是一個身材高大的幪面人，穿着夜行衣服，不知甚麼時候，進了自已房間，用劍指住了自已的軟肋，福康安雖然吃驚不小！他到底是個慣歷沙場的武將，胆氣勇壯，朗聲喝道：「你是那個？本爵跟你素昧平生，半夜三更的摸進來，要金銀呢？還是要本爵的性命？」那幪面人劍尖畧一吐勁，刺破了福貝子的衣服，冷笑說道：「你還說跟我素昧平生嗎？在西藏拉薩城外，你還掘坑把我活埋，二十幾年不到的事，怎的忘記個一乾二凈了！」福康安方才明白今晚來的不速之客是岳金楓，失聲叫道：「你你你，你不是岳先鋒？怎的會來到這裡？」

第四十三回：綠荷池史存明大義責清帝

原來岳金楓當日在福貝子征西的時候，是他手下先鋒大將，福康安一時忘記改口，喊出「岳先鋒」三個字來，岳金楓冷笑一聲道：「姓福的，那一個是你的先鋒，我祇問你一句，你要不要活命？」福康安以為岳金楓切記着當年自己在拉薩城外活埋的仇恨，所以找上門來，福貝子慌不迭忙的央告道：「岳老兄！當年是我不對，可是兩國交兵，各為其主，可怪不得我啊！」岳金楓喝道：「胡說！你以為我還記恨那一年的事嗎？大丈夫胸襟豁落，那一個還記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我來問你一句，你是忠於皇太后呢？還是効忠於皇上呢？」福貝子一聽之下，詫異非常，問道：「哦！你這幾句話怎樣說？」

岳金楓冷笑道：「皇上被皇太后囚禁在綏成殿的事，你難道不知道嗎？」福康安愕了一愕，說道：「哦！這是他們母子間的爭執，說不上是一件大事，昨天晚上，皇太后經過和中堂求情之後，已經饒恕了皇上啦！」岳金楓聽說和坤返到京城，暗吃一驚，想道：「這奸賊回來得好快！」又向福康安道：「雖然這樣，牝雞司晨，皇上一切完全要受太后的挾制，也不是好現象，你知道皇太后為什麼要把皇上關閉起來，形同囚犯？你說！」福康安心裏想道：「皇上給太后關在綏成殿，還不是為了你們這班叛逆嗎？」話雖然是這樣，口裏却是說不出來，祇淡淡的回應道：「那個我也不大清楚，不過約畧聽見人說，皇上要下詔恢復漢家衣冠朝儀，皇太后說他違反祖制，惱恨起來，把他關起來罷

了！」

岳金楓還未回答，陡的一個轉身，撲近窗口，左手向窗外一揚，嗤嗤，打出兩朵金星，說時遲、那時快，祇聽見窗外走廊撲通咕咚兩响，兩個人先後跌倒在地，原來是福貝子府中兩名衛士，恰好進內宅來，催促福康安坐轎上朝，那知道剛才走近臥室門外，便被岳金楓聽出脚步聲，反手一甩，打出兩個金錢鏢，好一個岳金楓，他站在臥房裏，祇憑着耳朵便聽出對方的位置，猝的發出錢鏢來，一下打中這兩個侍衛的軟麻穴，可笑這兩個衛士連哎喲也沒有半聲，便自跌翻在地！

他打倒了兩名衛士，知道自已再不能够在福貝子府邸流連下去，喝道：「福康安，皇上受太后的挾制，你是老佛爺心腹股肱的臣子，應該食君之祿，忠君之憂，將來皇上要清除太后掣肘，你肯幫一臂之力麼？」福康安猶豫道：「皇上肯公開和太后反臉！這個……」岳金楓叱喝道：「沒有這個那個，你答應不答應？」福康安點頭道：「好！如果朝上有變，我决定將自已統轄的京城禁衛軍，站到皇上這一邊吧！」岳金楓大喜道：「你這幾句話可當真嗎？」福貝子斷然道：「丈夫一言，如白染皂，那有不當真的道理？岳兄，我福康安說過的事一定做，你祇管放心便了！」岳金楓道：「這樣有僭，岳某告退！」說着拔身一幌，跳出窗外，拍活了兩個衛士的穴道，然後一縱身跳上瓦面，風馳電掣也似的去了，剎那之間，去得沒影沒踪！

且不說福康安貝子府邸裏的情形，再說岳金楓完成了使命，連夜返回史存明各人的住處，把一切向衆英雄報告，孟絲倫道：「如果福康安的京城禁衛軍，聽從我們指揮，一定可以事半功倍，咱們進行第二步棋子，向劉鏞動手吧！」岳金楓道：「劉鏞是個太平丞相，碌碌庸才，他敢批和坤的逆鱗

嗎？」金弓郡主笑道：「我抓住了他的痛處，不由他不答應，存明，你到劉鏞家裏走一遍吧，依照我的錦囊妙計，萬無一失，放心便了！」史存明點了點頭，說道：「好！事不宜遲，今天晚上我去！」這天晚上，劉鏞的相府裏，便出現了史存明的俠踪！

劉鏞是個文官，家裏雖然有戒備，並不森嚴，史存明在相府裏作過幾天客，可以說是老馬識途，二更才過，史存明不費吹灰之力，進了劉鏞相府，一直來到書房面前，這時候劉鏞還不會睡覺，正在秉燭夜讀，史存明一幌身，穿窗進去，落在劉鏞背後，笑道：「劉中堂，這般晚了還要讀書，眞正是勤於治學哩！」

史存明這樣一說，劉鏞大吃一驚，連忙回過頭來，他看見了史存明，覺得十分驚駭，顫聲說道：「你你你，你前幾天晚上，不是大鬧皇宮嗎？怎的到我這裏來呢？」史存明笑說道：「不錯，劉中堂，我今天晚上給你送回一件東西！」口說着話，伸手向懷裏一探，拍的一响，竟把一件東西摔在劉鏞的書桌上！

劉鏞當堂嚇一大跳，連忙低頭看時，史存明放在自己書案上的，竟是陳閣老的族譜，他這一驚非同小可！背心額角直冒冷汗，原來他對陳閣老跟乾隆帝有一段血統的事，經已微有所聞，陳世倌臨終的時候，把族譜交給自己，代爲收藏，劉鏞肚裏更加明白，所以他吩咐自己家人，務要保守秘密，那知道史存明竟然把族譜抖露在自己面前，劉中堂面色大變！史存明冷笑道：「中堂大人，皇上的生身父母和眞正身世，諒來你知道了！」

這幾句話把劉鏞嚇得魂飛魄散，雙膝一屈，跪了下來，抖聲問道：「你你你……你奉了皇上的密

旨，要把我處死嗎？」原來劉鏞以爲乾隆知道自己明白他身世的秘密，所以派史存明到來，殺死自己滅口，史存明哈哈一笑，說道：「中堂大人何必多禮，站起來吧！咱們還有話說呢？」劉鏞聽見對方口氣似乎沒有惡意，方才畧爲放心，站起身來，戰戰兢兢的問道：「壯士午夜光臨，有何賜教？」

史存明從容不迫的，向一把椅子裏坐下來，正色問道：「劉中堂，皇上知道了自己是漢人苗裔後，一心要光復大漢山河，他首先下詔恢復漢家衣冠朝儀，被皇太后反對，關在綏成殿裏，這件事你知道嗎？」劉鏞老早知道乾隆和皇太后間的微妙關係，點點頭道：「是是，這個老朽知道啦！」史存明緊接着一句問道：「那麼，皇上有志光復大漢河山？劉閣老肯幫忙一臂之力嗎？」劉鏞聽了這幾句話，大吃一驚，他起先以爲史存明故意說笑，可是看見他正言厲色的樣子，不禁回想起乾隆返回京城的神秘情形，囁嚅說道：「皇上要驅滿興漢嗎？這件事恐怕不容易……」史存明不等劉鏞說下去，勃然變色說道：「天下間那有容易成功的事？現在閒話少說，我交給你一個錦囊，你接了錦囊後，要三日後方才可以開拆，照裏面的指示行事，如果你未到三日之期便把錦囊拆開，或者三日之後，還不依計行事的話，恕怪我不留情面，我縱然可以放過劉閣老，我的寶劍却不饒人，知道沒有？」他說了這幾句話，伸手向貼肉衣袋裡，取出一個白色紗囊，向着劉鏞面前一放，再把族譜收好，拔身一幌，穿出窗外，起落如飛似的去了，劉鏞嗟歎不已！

再說史存明離開了劉鏞的中堂相府，返到原來的佳處，向各人報告一切進行順利，孟絲倫沉吟說道：「第二步棋子成功了！咱們今天晚上再到皇宮去見皇上！」史存明、岳金楓大吃一驚道：「再去找乾隆帝嗎？恐怕不容易呢？」金弓郡主哈哈笑了起來，她用手指了指安順海道：「有這一位小兄弟

帶路指引，要見皇上，何難之有？」

史岳二人恍然大悟過來，孟絲倫的話端的沒有說錯，小安子從小在皇宮裡長大，對紫禁城裡面的一切情形，當然熟悉，由他帶路，豈不是可以找着乾隆帝嗎？金弓郡主再說道：「咱們這一次進皇宮，除了上次三人之外，還請安順海小兄弟帶路，鐵簑、銅拂兩位道長相輔追隨，增厚力量，合我們六個人的力量，淸宮侍衛再多一倍，咱們再也不怕啦！」史劍虹、史凌霜兄妹聽說父母再入皇宮，並不攜帶自已同去，開開眼界，心裡好生失望，史劍虹向妹子使個眼色，史凌霜立即會意，問道：「媽！我們可以一同去吧！」史存明一聲斷喝道：「胡說！皇帝住的九重宮闕，刁斗森嚴，你們一來年少無知，二來武功膚淺，怎可以去，趕快退下！」史凌霜滿面通紅，祇好退在一邊，史劍虹卻朝着妹子使個眼色，走出外面，史凌霜何等聰明，立即明白了兄長的意思，也跟着他走了出去。

這一切落在小安子眼裡，作了一個會心微笑，史存明却不管他，和孟絲倫商量夜入皇宮的大計，足足商討了半個時辰，方才決定一切，各自散去不提。

這天晚上，月黑風高，星稀雲暗，史存明、孟絲倫、岳金楓、安順海、鐵簑、銅拂六人，先後換過夜行衣服，一個個像飛鳥也似的，破窗穿出，向紫禁城進發，這一邊史存明六人離去不久，那一邊史劍虹、史凌霜兩小兄妹，也靜悄悄的結束停妥，離開住處，一溜烟也似的，追着父母的背影，緊追下來，原來他們兩小兄妹已經私下商量，爹爹雖然不准自已去，他們也一意要跟隨，不過改明爲暗罷了，那知道史劍虹兄妹這一擅自行動，背人行事，幾乎遭了不測之禍！各位請看下文便知不提。

再說史劍虹、史凌霜兄妹遠遠追蹤在父母的背後，那知道北京城地方浩瀚，房屋櫛比，史存明、

岳金楓等人的輕功，又是快捷無倫，超距如電，他們兩小兄妹那裡追趕得上？幾下轉彎抹角的工夫，便自去得無影無踪！史劍虹不禁大失所望！自已又是第一次到京師來，一切路程完全不熟，不知道由那一條路到紫禁城才對？正在躊躇莫決之間，冷不防背後一聲怪笑，聲如梟啼，接着一個陰惻惻的口音道：「人生何處不相逢，天地雖大，咱們却是別有前緣，今天又在京師相逢了啦！」史劍虹兄妹出其不意，當堂嚇了一跳！

他們急忙扭頭向後看時，說話的不是別人，正是自已的一家死對頭癩道姑洪仙韻！史劍虹兄妹本來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可是在過去吃過癩道姑的苦頭，一見了她，便自畏懼三分，史劍虹暗裡叫糟糕，初次到京城來，便撞着了這個對頭剋星！可說寃家路窄，如果跟她動手，簡直是有死無生！小英雄忽然想出一個主意，向癩道姑冷笑一聲道：「癩蛤蟆，你以爲只得我們兩兄妹嗎？可錯了啦！我爹爹就在後頭，接着趕來，你如果是有種的，可以跟他比鬥！」

那知道癩道姑並不信史劍虹的話，更不中他的圈套，呵呵狂笑說道：「乳臭未乾的小子，死在眼前，還要用空城計，你爹爹到了紫禁城啦，還能夠照顧你嗎？你們兩個小狗男女，放着天堂大路不走，地獄無門偏要自投，哼！」話未說完，長臂倏地一伸，猛向史劍虹劈胸抓到！

癩道姑這一抓出其不意，快捷無倫，使的是大擒拿手法，史劍虹已經有了防備，立即用個「黑虎撲地」，身子向地一塌一撲，左脚直飛起來，反踢洪仙韻手腕關尺脈，接着錚的一响，拔劍出鞘，劍光抖處，用個「神龍現首」，猛刺癩道姑的腰肋，這一劍和一蹴，時間上拿揑得十分恰可，不差毫厘黍粒，癩道姑喝了一聲：「小子！」她只把肋下的肌肉一凹，反掌一拿，抓向史劍虹左脚的「經渠

脈」，這一下如果拿個正着，一任史劍虹多大本領，也要酸軟暈倒！史凌霜却是颯聲風响，青鋼長劍出鞘，連人帶劍一招「金龍繞柱」，向癲道姑背心要穴刺到，洪仙韻冷笑一聲，左臂向後一勾，竟用「金剛指」的功勁，把史凌霜的劍尖撮個正着，小姑娘用力向後一抽，這柄劍全然不動，如同鐵條投在洪爐之中居然動不了一分一寸。

原來史劍虹兄妹過去跟癲道姑洪仙韻交手，用的是「斷虹」「凌霜」兩柄寶劍，這兩把劍削鐵如泥，洪仙韻本領縱然高强，也有三分顧忌，可是今天情形又大大不同了！「斷虹」「凌霜」兩柄寶劍，被史存明、金弓郡主兩人分別携帶入清宮，史劍虹兄妹使的只是普通青鋼劍，所以癲道姑大逞神威，她這邊用金剛指箝住史凌霜的劍，右手反掌一拍，呼呼呼，連遞三掌，向史劍虹面門打到！洪仙韻這三掌有個名堂，叫做「三星逐月」，明是打出三掌，其實是一掌三招，似左非左、似右非右，來勢好不飄忽，史劍虹咬牙切齒，使出雷電披風劍法，「雷神殛木」，劍花一挽，就要削斬對方手腕，洪仙韻衣袖呼的一繞，捲住了小英雄的劍身，反掌一勾，搭住了史劍虹手臂「三里穴」，她用衣袖捲劍，手掌拏穴，就同多出一隻手相彷，史劍虹叫道：「不好！」正當撒劍後跳！那裡還來得及？小英雄慢了刹那，吃癲道姑揑個正着，左半邊身登時發痲，雙膝不由自主一屈，跪在地上，洪仙韻一脚蹴出，把他踢出七八步遠，結結實實的摔了個大跟斗，不能動彈！

史凌霜看見兄長跌倒，心裡着慌，正要撒劍逃走，癲道姑獰笑一聲道：「小妮子，要逃跑嗎，沒有這樣便宜的事啦！」手腕一抖，一股熱浪由丹田升上來，透過腕肘，灌注入史凌霜的握劍虎口，就像燒滾了的沸油，小姑娘慌忙把手一放，縱身後跳，癲道姑二指一彈，竟把史凌霜的劍反擲回去，疾



癲道姑使出一招「三星逐月」點了史劍虹的「三里穴」，把他摔倒地上，手腕一抖，又向史凌霜揮去。

如脫弦之箭也似，反射回去，劍柄撞中史凌霜腰間的「伏兎穴」，小姑娘哎喲一聲，翻身跌倒，癲道姑這一手用敵劍撞敵人穴道，眞正是妙到毫巔，剎那之間，史劍虹兩兄妹被癲道姑擺治得躺在地上，不能動彈！

癲道姑舉手投足之間，弄倒了史劍虹兩小兄妹，非常得意，一陣哈哈狂笑，自言自語說道：「史存明，那怕你英雄蓋世，孟郡主，那怕你智勇雙全，今天你的寶貝兒子女兒，落在貧道手裡，還怕你不就範嗎！哈哈！」她伸出手臂來，一邊一個，把史劍虹兄妹挾在肋下，邁開脚步，一溜烟也似的，跑得沒影無踪！

話分兩頭，暫時不說癲道姑把史劍虹兄妹挾到甚麼地方？怎樣把他們擺佈？再說史存明等六人在小安子引導之下，一路上兎起鶻落，疾走如飛，不到半晌，已經來到三重橋邊，穿過什剎海的垂楊，一直來到御城河邊，這時候天色才交二鼓，黃牆上的燈火，星羅棋佈，顯見得清宮的警戒，比起平日嚴密得多，小安子一看這個情形，不禁吃了一驚，皺眉說道：「不好！今天晚上皇宮裡的守衛，怎的突然增加？比起平日，人數至少加添三倍！」史存明不禁駭然，照這樣情形看來，自己和岳金楓兩人或者可以混進去，但是孟絲倫、鐵蓑、銅拂三人便不容易瞞過守衛耳目了！因爲人數一多，要想悄沒聲息進去，簡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小安子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突然問道：「各位可懂得水性，會泅泳嗎？」他這樣的一問，史存明各人相顧錯愕，因爲他們這一班人全是生長在沙漠草原的塞外，少見江河湖泊，那裡會水性呢？鐵蓑銅拂二道更加不必說了！他們全是修持精嚴的出家人，怎會去學游泳？過了半晌，鐵蓑眞人方才問道：「安兄弟，這御城河的水有多少尺深？」小安子道：「哦！大概

一丈到八尺左右罷了！」

鐵蓑眞人一拍手掌道：「對了！咱們練習內功的人，有一種閉目換氣的功夫，如果運起內功，跳入水裡，只要水位不超過一丈五尺的話，便可以屏息呼吸，閉了眼睛在水裡行走，咱們就用這個法子，跳入御城河裡，由水竇口進去！」小安子抓了一抓頭皮，說道：「唔！這個方法也未嘗不可以，不過各位如果不懂水性，在水底不能够睜開眼睛，看不清楚身邊的事物，也不能够進去哩！」

金弓郡主足智多謀，她略爲沉吟了一陣，說道：「我有一個法子！咱們的身邊不是有百練飛抓索嗎？大家抖了出來，一個連着一個，然後跳下御城河裡，由安老弟帶路，豈不是便可以混進紫禁城嗎？」小安子大喜道：「還是孟郡主想得好計，事不宜遲，好！咱們馬上依計行事！」黃牆上恰好吹起一陣號角來，到了侍衛輪值換班的時間，黃牆上一陣人影走動，小安子看見機不可失，叫聲：「下去！」撲通咕咚，跳落河裡，史存明、岳金楓、孟絲倫、鐵蓑、銅拂五人，各自結束停妥，調勻了本身眞氣，由河岸邊輕輕卸身下去，打破了水面的浮力，用「千斤墜」氣功，沉落水底，小安子在水中抓住了史存明的手，分波逐浪，直向前泅，他們跟着小安子一步步向前走，安順海熟悉水性，又知道御城河水竇的位置和出入口，不費多大功夫，便進了紫禁城，然後由溝渠裡現身出來，跳上平地，可是經過這樣一來，每個人通體衣褲完全濕透，他們揀了一個僻靜所在，盤膝入定，用本身的內功熱力，將衣服烘焙得半乾，方才跳起身來，由小安子帶路，直向皇宮深處走去。

小安子自小在皇宮裡長大，對紫禁城裡面的一切，當然是老馬識途，他知道乾隆帝最喜歡住的地方是養心殿、觀魚台，綠荷軒三處，以上三個地方是在中南海旁邊，安順海借着殿瓦掩蔽，跳高竄

矮，兎起鶻落，不到半晌工夫，波平如鏡，玉橋橫臥的中南海，已經在望，中南海是宮中三海之一，（這裡的所謂「海」，不過是一個人工開成的大湖罷了！）綠波漣漪，湖邊星羅棋佈，盡是亭台水榭，富麗堂皇，皇帝和太后妃嬪，每逢大暑三伏季節，一定到這裡來避暑，彷彿人間天上，小安子穿房越瓦，首先來到養心殿外，張望進去，只見燈火昏沉，玉漏無聲，兩個小太監坐在廊下打盹，小安子一看這個情形，便知道乾隆皇帝不在殿裡睡覺，他向史存明打個呼哨，使出陸地飛行本領，溜出了養心殿，一直來到綠荷軒邊，這裡毗連着觀魚台，綠荷軒是一座水榭，矗立在南海邊，用一條白石長堤圍成一個方池，池裡養了幾百尾龍頭鳳尾的大金魚，人在軒內，可以臨池觀魚，小安子來到綠荷軒外，忽然看見一個修長身影映在窗紗上，背影十分熟悉，小安子一看之下，不禁大喜，綠荷軒裡面的人影不是別人，正是乾隆皇帝！

他立即回轉身來，向史存明打個手勢，史存明立即明白過來，他向岳金楓道：「岳兄，你看一看附近，有沒有皇宮侍衛？」岳金楓答應一聲，拔身一縱，跳到一株大樹頂上，游目四盼，百步之內，到處靜悄悄的，不見半個人影，方才跳下樹來，向史存明耳邊，低低說了幾句，史存明再向小安子招了招手，叫他過來，附耳叮囑了一陣，安順海點了點頭，一幌身軀，朝着紗窗奔去。

原來乾隆帝自從受了皇太后的儆戒，在綏成殿囚禁了兩天一夜之後，一連幾天，都是心神恍惚，沒有心思處理朝政，每天早朝都是例行公事，草草批閱幾道奏章，便自退朝，退朝之後，立即命駕到綠荷軒，閉了軒門，不是看書，就是元龍高臥，任何人也不見，皇太后也不理他，這天晚上乾隆帝面對孤燈，坐看明月，思緒如潮，他背着手在窗前往來踱步，忽然聽見窗框颯的一响，疾如飛鳥也似，

掠進一個人來，乾隆帝出其不意，嚇一大跳。

他急忙回頭看時，竄進來的不是別人，正是做過自已一度貼身侍衛的小安子，穿了夜行衣褲，向乾隆帝面前一跪，說道：「皇上，恕怪奴才無狀，冒犯聖駕！」乾隆帝畧爲定了一定神，厲聲說道：「小安子！你還有面目來見朕？好大胆子！」小安子道：「奴才罪該萬死，當日在蘇州府衙裏，給史大俠擒去……」話剛說到這裏，颯颯兩响，竄進兩個人來，哈哈一聲洪笑道：「皇上違別了幾天啦！」進來的不是別人，正是史存明孟絲倫夫婦！

乾隆帝本來要申斥小安子一頓，責怪他怎的要做皇太后的走狗，洩漏自已秘密，可是看見史存明夫婦進來，只好噤口不言，冷冷說道：「唔！你們又混進深宮裏，要做甚麼？」史存明看見乾隆帝神情索落，不禁大失所望，金弓郡主冷笑一聲道：「我們進來爲的是甚麼事？皇上難道還不知道嗎？咱們全是爲了大漢江山到來的啊！」

孟絲倫這樣的一說，乾隆帝廢然坐下，搖搖頭道：「不必談這一件事啦，朕對這事全無能力！」史存明十分生氣，喝道：「皇上難道忘了在西天目山說過的話嗎，做漢族的開基皇帝好，還是給滿清做看門犬的傀儡皇帝好呢？」乾隆帝焦躁地說道：「朕要不當傀儡皇帝也不能够，先皇帝存在皇太后處的一紙詔書，隨時可以把朕置之死地！」

他這樣的一說，史存明、小安子兩人相顧愕然，金弓郡主冷笑一聲道：「一道死的詔書，難道可以把一個活生生的皇帝束縛得不能動彈？照這樣說，皇上豈不是一生一世要受皇太后的挾制，做這樣的皇帝，不如做一個田舍翁，躬耕自食爲愈了！」孟絲倫這幾句話滿含挖苦，乾隆帝不禁面上泛起紅

暈，默然不答。

史存明向孟絲倫使個眼色，金弓郡主立即向乾隆帝說道：「閒話少說！我們這次進入深宮，要向你討兩道密詔！」乾隆帝怔了一怔道：「兩道密詔？給那一個？」孟絲倫道：「皇上寫一道密詔給中堂大學士劉鏞，吩咐他在三日後上一道奏章，參奏朝上滿洲王公大臣，說要恢復漢家朝儀，以安天下民心，這是明的一着，另外降一道密詔給貝子福康安，吩咐他在劉鏞上疏那天，出動京城禁衞軍，開進紫禁城裏，鎭懾皇太后和監視朝上一般滿洲王公大臣，陛下只要依計行事，一夜之間，便可以光復大漢了！」

乾隆帝聽見孟絲倫要自己這樣行險僥倖，嚇得冷汗直流，平心來說，金弓郡主這一條計，未免躁急妄進一些，照當時情勢來說，可以說是孤注一擲，成功固然可喜，稍有差池，乾隆帝非但性命不保！還要身敗名裂！他沉吟了一陣，方才說道：「孟姑娘，你的計策不是不好，可是風險太大啦！萬一畫虎不成反類犬，豈不是送了性命！何況皇太后的手裏，還有先皇帝的遺詔呢！」史存明光起火來，厲聲說道：「遺詔不過是一張寫上黑字的白紙，有甚可怕？這兩道密詔你到底寫不寫？如果不寫，我史某人眼裏認得皇上，手中寶劍却認不得皇帝！」說話中寒光一閃，斷虹寶劍出鞘，乾隆帝登時打了一個寒噤！

小安子道：「皇上，機不可失，請老佛爺當機立斷！」乾隆帝面孔一沉，還未回答，綠荷軒外陡的一聲冷笑道：「人各有志，豈能相強？姓史的，憑你單手獨拳，怎樣能夠光復大漢江山？滾出來吧！」金弓郡主大吃一驚，叫道：「是癲道姑！」話才出口，窗外嗤嗤兩響，射進兩點寒星，竟把小

几案頭上兩支巨燭一下打熄，整座綠荷軒內，燈火全滅，變成漆黑一片！

史存明雖然熄了燈火，他仍然有虛室生白眼的功夫，暗影裏仍舊明鑑秋毫，他立即一個箭步竄到乾隆帝旁邊，左手一勾一抓，拏住了乾隆帝右手背的「大陵穴」和虎口的「陽谷穴」，這是人身麻穴之一，乾隆帝被它一拏，右半邊身不能動彈！窗外的癲道姑一聲怪笑道：「姓史的，你以為拏着皇帝做押頭，便可以保存性命嗎！笑話笑話，你就是殺了皇帝，皇太后也會另立新君，動不了大淸國一絲一毫根本，廢話少說，滾出來吧！」窗外的岳金楓再也按不住心頭怒火，大喝道：「癩蛤蟆，吃我一劍！」

你道癲道姑洪仙韻怎會這樣神出鬼沒，突如其來？原來洪仙韻跟和坤返到京城之後，一心一意要跟史存明這班人作對，大顯身手，洪仙韻對於滿淸雖然沒有好感，但是相反來說，也沒有特別的憎惡，因為她長年居住西北塞外，任性縱橫，根本沒有亡國之痛，換句話說，在癲道姑的腦袋裏，就是要破壞了史存明的事，方才稱心快意，她在和坤口裏，知道了乾隆帝被皇太后關在綏成殿，史存明大鬧禁宮的消息，洪仙韻意料到史存明岳金楓這班人始終會再到紫禁城，所以一連幾天晚上，她每逢天交二鼓左右，便自靜悄悄的由和坤相府裏溜了出來，在皇宮附近的三重橋、什刹海、王府井一帶逡巡出沒，也是史劍虹兩小兄妹合當倒霉，他們瞞着父親暗中出動，就在王府井附近的煤市，跟癲道姑撞個正着！動起手來，三招兩式間，她兩兄妹便給癲道姑打倒擒住。

癲道姑捉住了史劍虹兩兄妹之後，立即挾着他們，一直返到和坤相府裏，交給下人，疾言厲色說道：「這兩個小子是我拿的，一切由我處治，不准你們傷害他一毫一髮，你們要小心看管他，知道沒

有？」那些下人知道洪仙韻的脾氣古怪，那裏敢有半個不字，只好唯唯諾諾，癲道姑却是機伶，她知道今天晚上，史存明這班人一定再入皇宮，安置了史劍虹兩兄妹之後，立即趕到紫禁城去，因爲她在江南時節已經被乾隆帝賞授了一品侍衞，可以自由進入宮禁，所以癲道姑進皇宮可說絕無阻擋，居然被她一直來到綠荷軒外，發現了史存明這班劍客的踪跡，出聲向他們挑戰！

岳金楓和鐵簑、銅拂三人站在綠荷軒外，担任哨戒，癲道姑輕功高强，居然瞞過這三人的耳目，叫他們懵然不覺，直到洪仙韻向室內示警，還用金剛指功彈出石塊，打熄了屋中的燭火，岳金楓勃然大怒，他痛恨癲道姑遲不來早不來，却在這個時候來到，破壞了自已的大事！立即把長劍一抖，一聲暴喝倏地拔起腰身來，照準癲道姑發聲之處，飛身撲了過去！

癲道姑伏在綠荷軒側面一株垂楊枝下，她用「水上登萍」的功夫，身子像氣球也似的，粘連着一根下垂的楊枝，飄飄幌幌，岳金楓知道對方有意在自已面前炫弄輕功，更不留情，長劍抖處，刷刷兩招，「風雷交伐」「鐵雨金風」，抹頸斬肋，飄忽莫測，另外一隻左手也不閒着，揑做雞心錘的樣子，反腕一截，撞擊洪仙韻的「幽門穴」，這一下拳劍並用，說時遲、那時快！癲道姑一聲狂笑，身形幌處，如白鶴冲天，颯聲風响，已經到岳金楓的背後，反掌一拍，按向他腦後「玉枕穴」，可是洪仙韻出招到半路，突然一抖腕肘，易掌爲指，一指戳向岳金楓肩後的「風府穴」，這一下變化倏忽，岳金楓耳聽掌風，本來要用一着「火把燒天」，廻劍截斬敵臂，那知道對方的招式，怪異無倫，這一指戳過來，急逾電閃，岳金楓險些兒吃她點中！

第四十四回：和相府癲道姑酷刑迫雙小

好在岳金楓也是個久經大敵的人物了！陡覺銳風襲肩，立時知道不妙！立即吸胸凹腹，全身由左向右一塌，這一下正是武當九宮神行掌身法，名叫「脫袍換位」，還幸他躲閃及時，一下讓過癲道姑的點穴，話雖然這樣說，左肩背也吃對方指尖拂了一下，火辣辣的生疼！

鐵簑、銅拂兩人看見岳金楓的身形幌了一幌，以爲他着了癲道姑的點穴，大吃一驚，左右一分，雙雙飛撲過來，鐵簑眞人鐵劍一指，急如掣電，使了個「順水推舟」，刺向癲道姑肋下太乙穴，拂銅道人却是拂劍並用，拂塵一繞，纏向對方脚脛，另外一柄劍也截斬敵人足踝，這樣一來，變了三招齊進，癲道姑喝了一聲：「來得好！」左足騰的蹴起，踢向鐵簑眞人握劍手臂，左掌倏的一抓，拿住了銅拂道人的拂塵帚尾，右手袍袖一捋，抖出烏金短劍，向銅拂刺過來的劍身一點，叮噹兩聲，戳個正着，銅拂不由自主的向後退，洪仙韻趁勢一旋身，嗤嗤，向銅鐵二道的背心，每人分刺一劍，快捷無倫，銅鐵二道險些被他刺個正着，岳金楓却一個「金鶯織柳」的身法，由橫裏穿過來，抖劍向癲道姑的烏金短劍一截，噹噹，恰好化解了對方這一招，鐵簑銅拂兩人禁不住冒了一額冷汗！

癲道姑滴溜溜的一個轉身，由銅鐵兩人的中間一下竄過，快如電火，她在飛身掠過時，還抖起左手衣袖向鐵簑耳門一拂，逼他倒退兩步，嘿嘿笑道：「姑奶奶最愛人多，你們三個只管一擁齊上！」

癲道姑口中說着，手底下並不閒，在岳金楓鐵簑銅拂三人之間飛來竄去，掌拍指戳，劍刺脚踢，

飄忽有如迅電，可是岳金楓三人全是武當派裏面的高手，門戶既同，武功造詣也大約相等，三個人施展開位置戰法，依照九宮神行掌的手法，交叉走位，三劍聯防，攻如行雲流水，守似銅牆鐵壁，他們三個這樣的配合作戰，比起黃梅山那一次鐵簑、銅拂跟四名弟子聯手力戰的陣勢，還要堅强得多，癲道姑使着幾十年潛心苦練的怪異身法應戰，飛舞如風，在三人劍光裏鑽出竄進，表面上看來游刃有餘，把敵人戲弄於股掌之上，其實是到處受敵，一絲一毫也討不了便宜，眨眼之間，就是五六十合，不分勝敗！

史存明本來還要挾持乾隆皇帝，叫他書寫密詔，可是綠荷軒裏面的燈火被癲道姑打熄了，漆黑一片，那裏找尋文房四寶？何況洪仙韻和岳金楓、鐵簑、銅拂三人，正在綠荷軒外邊打得天翻地覆，遲早都會驚動宮中侍衛，在這個情形下，那裏能够進行大事，史存明長嘆一聲，把抓住乾隆帝的手放開，拔出斷虹寶劍，湧身向窗外一跳！

孟絲倫和小安子也接着由綠荷軒裡面跳出來，史存明這一竄出，癲道姑當堂吃了一驚，她究竟在史存明手下吃過好幾次虧，心裏不無顧忌，洪仙韻倏的把烏金短劍一收，湧身向外一跳，她在墊步向外竄的剎那，還使了一招「橫磨十萬」，烏金劍光一閃，將岳金楓逼退，史存明只一幌身，便搶在鐵簑、銅拂二道的前頭，喝道：「姓洪的，你本來是個出家人，跟清朝全無瓜葛，却要給滿淸做走狗，好不要臉？」癲道姑冷笑一聲道：「那一個做走狗，姓史的，你挾持着皇上，妄想光復前明，恢復漢家天下，可說不度德不量力，廢話少說，你只管亮劍上前吧！就是以四打一，看姑奶奶可畏懼你？」

史存明知道癲道姑這幾句話色厲內荏，暗裏覺得好笑。知道這人好勝得緊，不可理喻，他壓低了

嗓音說道：「姓洪的，大丈夫公爾忘私，江湖好漢講的是先公而後私，是與不是？」癲道姑冷笑答道：「哦！你當然是江湖好漢，又是公爾忘私的大英雄啦！」史存明道：「你別說這些閒話打岔，咱們同是漢人，換句話說，大家都是軒轅皇帝的子孫。縱使私人之間，結下嫌怨，也應該破除成見，同心協力，驅除異族，還我漢家故物，你連這樣顯淺的道理也不懂！還在這裏妄逞英雄，難道就不怕天下人見笑？」他這番話可說是義正詞嚴，如果換了稍爲有點血性的人，必定感到慚愧，可是癲道姑是個心理變態的人，根本不懂得這一套，她一聲哈哈狂笑道：「史存明，我不懂得甚麼光復大漢河山，更不曉得甚麼異族統治，現在宇內昇平、民豐物阜，你却要無風起浪，惹是惹非……」話才說到這裏，刷刷刷，一陣驚雹暴雨也似的彈丸，破空飛來，猛向癲道姑身上打到！

原來金弓郡主聽了癲道姑這一番不近人情的話，勃然大怒，她霍地拔出彈弓來，玉腕翻處，刷刷刷，打出一陣彈雨，孟絲倫本身何嘗不知道自已這一陣連珠彈，壓根兒傷不了癲道姑，不過聊以洩憤罷了！洪仙韻看見彈子飛來，呵呵怪笑，一個「烏龍穿塔」倒竄出去，兩隻長袖左捲右舞，把孟絲倫射過來十幾顆鐵彈，盡行接住，她倏卽仰起頭來，發出一聲淒厲長嘯！

癲道姑這一聲長嘯，無異是向宮中侍衛報警，史存明叱喝一聲道：「喪心病狂的傢伙，吃我一劍！」斷虹劍寒光一閃，右邊一招「雷神殛木」，左邊一掌「天女橫戈」，勢若雷霆，這一次史存明存心給癲道姑吃點苦頭，掌力是主，劍招是輔，有如泰山壓頂，癲道姑冷笑一聲，兩條長袖飛舞開來，貼地一捲，身上錚錚錚的幾响，射出七道烏金光華，猛向史存明迎面射到！

原來癲道姑洪仙韻三番四次和史存明交手，知道自已武功劍法，不管怎樣精心苦練，始終和史存

明相差一籌，換句話說，單憑武功決難勝他，只可以用旁門左道的本領，出奇制勝，所以這個把月以來，癲道姑精心苦慮，被她想出一種歹毒的暗器來，名叫做七煞蛇頭釘，這種釘的形狀十分奇特，形如半隻織布用的梳子，又似半截蛇頭，蛇頭釘的上截是挖空了的，下半截却裝了彈簧，打這種暗器還有一宗獨特的地方，不一定要用手發出，因爲它本身有彈簧，安放在身體任何一處，都可以迸彈出來，洪仙韻一個沒頭跟斗，打出七支蛇頭釘，三支上四支下，精光霍霍，射向史存明身上七處穴道的要害！岳金楓、孟絲倫看見烏光射出來，出其不意，叫道：「哎呀！」說時遲、那時快，史存明陡的翻了個跟斗，左手向地一撐，頭下脚上，右手扼斷虹劍，劍光一閃，只見一道冷電也似的青虹，繞體一轉，叮叮叮叮，奔向下三路四支蛇頭釘，全被劍光激飛，奔向上三路的三支蛇頭釘，却被史存明飛起雙脚，連環踢落，他這一下身法，是由地缺翁圖譜裏面變化出來的絕技，名叫「倒亂陰陽」，跟過去金山雙醜以頭代脚，以脚代頭的功夫殊途同歸，癲道姑估不到自己苦練了個多月的獨門暗器，竟然被史存明一舉手之間，完全破掉，不禁大吃一驚，連忙用個「烏龍串塔」身法，向外一竄，這時候清宮侍衛已經聽見了洪仙韻的嘯聲，四面八方向綠荷軒奔到！

史存明看見清宮侍衛大集，知道這一回又像上次在綏成殿那樣，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不禁心頭火起，回頭向各人喝道：「岳老弟、鐵眞人、銅道長，咱們一齊上前，除掉了她！」岳金楓等衆英雄痛恨癲道姑幾次跟自己搗亂，一聲叱喝，飛身上前，三柄長劍冷光霍霍，走邊鋒向癲道姑攻上，癲道姑一聳身跳上觀魚台的石欄桿上，史存明叫了聲：「着！」拔身一縱，連人帶劍直刺過來，快如電火，洪仙韻却是乖巧，呵呵兩聲怪笑，虛擋一劍，陡的一個跟斗，翻落觀魚池裏！

衆俠估不到癲道姑這樣一個成名的人物，居然跳落魚池，赴水逃走，不禁嚇一大跳！那知道洪仙韻却是大謬不然，她向水池池面一跳，水池裏有不少浮萍，癲道姑落下的時候，雙脚找着水上浮萍，輕輕一點，使出「登萍渡水」的功夫來，刷的一躍，居然到了觀魚池盡處的石堤上，史存明估不到癲道姑用這個金蟬退殼的法子，脫出自己四人圍陣，更加心頭火發，正要使出本身輕功來，縱上石堤，冷不防背後呼呼兩响，兩股急風向自己襲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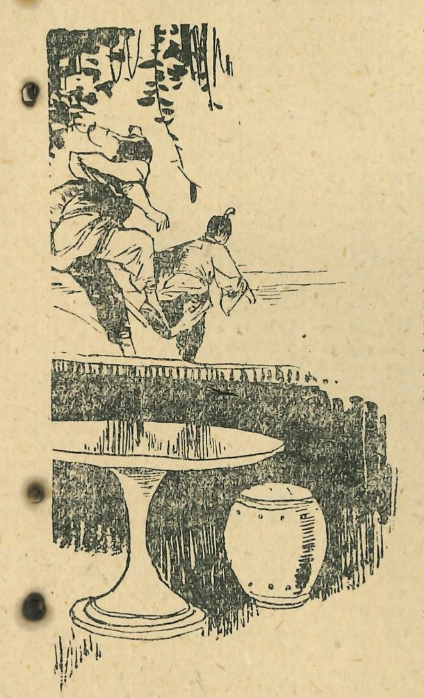
攻襲史存明背後的，却是兩名清宮衛士，一個使四稜鑌鐵鐧，一個用短柄狼牙棒，他們恰好跳到觀魚台上，鑌鐵鐧和狼牙棒刷地一輪，如秋風掃葉，向史存明猝然攻到，這下突襲勢若奔雷，好一個史存明，絕不慌忙，斷虹劍呼的往回一圈，「青龍戲海」，暗影裏閃起一朶三尺見方的劍花，圈住了這兩名清宮衛士的兵刃，往回一帶，這兩個衛士全是慈寧宮領班薩剌海的副手，本領也自不弱，可是被天山大俠內勁貫注劍梢，一牽一引，連人帶器械撞進對方懷裏，兩衛士不禁大驚，正要運力往回掙，史存明霍的一閃，用旋風掌身法，轉到兩衛士的背後，這兩名衛士被他一盤一轉，當堂全身不由自主，滴溜溜的跟着他一旋，史存明喝了聲：「去！」左右兩脚齊飛，這一下鴛鴦連環腿，疾如電閃，踢中兩衛士腰間「痺痲穴」，不但當堂閉了他們的穴道，還把他們的身子踢過石欄，撲通咕咚，倒栽葱也似的，一頭扎入魚池水底去了！

史存明這邊踢翻了兩名衛士，中南海邊的柳樹林裏，接二連三鑽出清宮衛士來，石堤上宮燈盞，火炬如龍，喊聲响澈大內，金弓郡主高聲叫道：「風緊，咱們還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策！」一拉彈弓，刷刷刷，打出一串彈丸，這串彈丸並不打人，只是聲東擊西的開路性質，她這邊打出彈丸，那邊

身子向彈丸飛出相反的方向飛竄出去，鐵篗、銅拂也跟着仗劍向前衝，小安子却由綠荷軒裏衝出來，高聲大叫：「各位不要向外衝殺，侍衛人數太多，還有紫禁城的皇旗兵，大家本領就是再强，也不能夠衝殺出去！」

金弓郡主猛然醒悟，她立即跳上觀魚台，把站在石欄上的史存明招手叫下來，又吩咐岳金楓、鐵篗、銅拂等人也集中在觀魚台上，然後向小安子問道：「安順海，照你意思，咱們怎樣才可以出去呢？」小安子低聲說道：「孟郡主不用着忙，咱們由那一處進來，就由那一處出去！」孟絲倫恍然大悟，說道：「哦！照你意思，我們仍舊由水路出去了，是與不是？」小安子道：「這個當然，咱們仍舊用先前的法子，繩索相連，一齊跳入中南海池水裏，循着暗渠行走，便可以通出御城河，勝似由陸地硬衝出去，損兵折將，吃力不討好哩！」衆俠一聽大喜，可是這時候已經有一隊侍衛向觀魚台殺近，孟絲倫一拉彈弓，刷刷刷，發出一陣彈雨，打中了前頭幾個侍衛的鼻子和眼睛，疼得他們抱頭跌倒，其餘的看見金弓郡主連珠彈太過厲害，心胆俱寒，不待彈丸飛來，吶喊一聲，四散鼠竄不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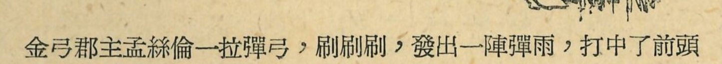
史存明、岳金楓、鐵篗、銅拂迅速地解下腰間百練飛抓索來，互相勾連，方才一聲呼



幾個侍衛的鼻子和眼睛。

哨，五個人齊跳落水裏，小安子也接着下水，中南海不比御城河，水深足有三丈，好在近岸邊的水位還淺，不到一丈罷了！清宮侍衛看見史存明各人一齊下水，連聲喊叫：「刺客泅水逃跑了！咱們趕快下水追趕，不要讓他逃脫！」

清宮侍衛之中，倒有不少懂得水性的，聽見同伴這樣一喊，馬上撲通連响，當堂有七八個衛士湧身跳入中南海裏，分波逐浪，載浮載沉的找尋逃人，小安子看在眼裏，暗裡痛恨，想道：「你們這些涼血畜生，一意要當走狗，在主子的面前逞功，讓小爺爺叫你嘗試



金弓郡主孟絲倫一拉彈弓，刷刷刷，發出一陣彈雨，打中了前頭

一點厲害！」他心中一數跳下水裡的清宮衞士，一共有八個人，四個由東面圈頭泅水過去，另外四個人呢？却分開做左右兩翼，由西面向東邊包抄過來，形成兩面夾攻的形勢。

小安子看出東面泅過來的四名衞士，水性最精，領頭的一個名叫招金海，膂力最大，只要弄翻了他，其餘的便好收拾，安順海主意決定，把身子向水底一沉，迎着招金海泅了過去，水底看人最難，任你眼力多好的人，一丈以外，只能够看見一點模糊的人影，安順海水性精熟，像一尾游魚也似的，竄到招金海的肚腹下面，舉手一拳，打中他腰腹左邊的「氣海穴」，這姓招的衞士，猝然着了一下重擊，穴道被閉，嘴巴不由自主的張開，他一張口並不打緊，池水汩汩灌入，任你多好水性的人，只一喝水入肚，身子馬上下沉，招金海那裏能够例外？他在水裏手脚掙舞了兩下，便向水底沉落，暈倒池底，再也不能動彈！

安順海在水中打暈了一個衞士，立即一個翻身，由池底直冒出來，恰好迎着另外兩名衞士，正要潛落水底摸索，小安子手急眼快，雙臂向上一抄，恰好抓住這兩個衞士的足踝，一個抓住左脚，一個握緊右脚，用力向下一拖，兩衞士連不好兩字，也來不及喊出，便像秤錘一般，直沉水底，他們還要翻身掙扎時，小安子已經借着水的浮力，身子向上一升，提起左右兩脚，照準這兩個身子向下俯衝的侍衞一踏，不偏不歪，恰好踏中他倆的後腦勺，這兩衞士陡覺眼前一黑，當堂人事不醒，沉到池底去了！

他在水裡大演身手，刹那工夫便打暈了三個人，還有一個衞士兀自懵懵如也，迎面泅來，他把小安子當做自已的同伴，揮手亂抓，安順海忽然想出一個陰損的主意來，他瞥見自已的脚下，泅過一尾

珠鱗突眼的大金魚，小安子反手一撈，抓住了金魚的尾巴，把這尾活刺刺的金魚，迎着侍衞口裡一塞，這衞士出其不意，哎呀一叫，誰知道在水底的人，根本不能叫喊，一叫喊便喝水，他剛才喝入幾口水，立即眼黑發暈，小安子反臂一拳，打中這衞士的右太陽穴，這侍衞不曾受打已經暈眩，再挨了這一下重擊，如何受得住？立即向水底一沉，也跟着先前的三個同伴一樣，向閻王殿報到！（因爲他們在水底給人打暈了，沒人發覺，當然沒有生還的希望！）

另外一邊，由西面泅過來那四名清宮衞士，却瞥見了水底下史存明等六人用繩索相連而行的人影，這四個衞士那裡肯輕易放過，立即向水底下面一潛身，像幾尾游魚也似的，直向衆俠士迎面泅來！

史存明用千斤墜的氣功，兀立水底，他因爲不懂得水性，不能睜眼見物，可是一個武功到了上乘境界的人，畢竟和尋常人大不相同，史存明眼睛雖然看不見東西，耳朶却聽見水响，他覺得有人向自已泅來，水底下不分敵友，立即一伸右臂，迎了過去。

泅向史存明第一個衞士名叫佟紹章，是個滿洲侍衞，精通大力鷹爪功夫，他一伸出左手來，立即扣住史存明的右臂，不禁大喜！知道抓住了水底的「敵人」，立即運起鷹爪功來，用重手猛力一捏，史存明是個何等本領的人物，陡的覺察出來，立即勁貫右臂，使出三陰滅陽掌功，向外一推！天山大俠在水底下跟人交手，還是破題兒第一次，他的三陰滅陽掌法雖然是在水裡施展，絲毫不減功勁，嘩啦啦的一陣水响，挾着一股沉猛的勁力，由肘底穿出來，一下把佟紹章打暈，還在水中接連翻了兩個跟斗，然後垂直向水底沉下。

史存明這一下在水底施展三陰滅陽掌，除了把姓佟的衛士打暈之外，激起來的浪花，還把另外三個衛士衝得向後面退出一丈多遠，小安子恰好泅了回來，看得清清楚楚，他再也不客氣了，立即拔出腰間匕首，照準這三個衛士的背心，每人送上一匕，可憐這三個衛士剛剛吃了史存明一下含了勁功的水浪，頭腦暈眩，做夢也估不到還有一個敵人，從背後泅過來，給自已來一個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一縷血絲在水中盪漾，嗚呼送了性命！

這時候集攏在湖上岸邊的淸宮衛士，何止三四百人，可是一來三海（即是中海、南海、北海）地方浩瀚，不知道刺客泅泳逃到那裡？二來昏黑夜黯之中，即使是精通水性的人，跳落水裡，也是難以搜索敵人，最令他們寒心的，還是招金海、佟紹章等八個衛士，跳落水裡搜尋刺客之後，連一個人也沒有泅上來，彷彿泥牛入海，聲息全無，這些侍衛的心頭上，不由自主的泛起一縷凉氣，空自吶喊連天，沒有一個人敢下水了！水底下的小安子更不怠慢，立即帶引着衆人，朝着池邊水竇入口走去。

中南海的水是活水，環繞着石堤旁邊有不少水竇，小安子全不費力，便把水竇入口找着，他用匕首割破了竇口的鐵網，引着各人魚貫入內，潛行了十幾丈，水位漸漸低落，大家方才由水裡探出頭來，換氣呼吸，可是在暗渠之內，漆黑如墨，伸手不見五指，好在小安子熟悉路徑，史存明五人的內功精湛，眼光充盈，雖然在一片漆黑的環境裡，也可以辨別出方向來，約莫走了半個時辰工夫，居然被他們由紫禁城中心的中南海，通過十幾里長的渠道，來到御城河的河水裡面，小安子摸着了御城河河底的石礎，不禁大喜，知道大家逃出生天，立即浮上水面，揀了一處沒有人監視的河岸，指引各人上岸，總而言之，史存明這次再入紫禁城，除了殺死淸宮幾個侍衛之外，一切努力還是白費！

衆英雄也顧不得身上水淋淋的，穿房越瓦，回到自已住處，恰好是五更將盡，天色還不曾放明，可是當史存明、孟絲倫返入屋裡的時候，不禁大吃一驚！原來管寒溪、桂月娥、凌志輝、凌雲燕、狄鵬舉一班小輩男女英雄，完全在座，可是自已的兒子史劍虹和愛女史凌霜，却是踪跡不見，不知去向了！

史存明這一驚非同小可！便向各人詰問，怎的不見了史劍虹和史凌霜？管寒溪五人異口同聲的說絕不知情，他們正爲了這件事，焦急得和熱鍋螞蟻一般，小安子在旁邊插嘴道：「史大俠不用問他們，我猜想史世兄和史世妹兩個人，已經私自到紫禁城去啦！」這幾句話一說出來，彷彿晴天霹靂，人人錯愕，安順海接着把他們兄妹兩人在史存明等人出發時的可疑神態，和盤說了出來，孟絲倫頓脚道：「這兩個小畜生，一準是到紫禁城裡闖禍，失陷在淸宮衛士的手裡了，少年人任性行事，不知天高地厚，眞是可恨！」史存明也覺得十分忿怒，岳金楓和鐵簑、銅拂却在旁邊連勸，史劍虹兄妹未必遇險，就算是落在淸宮衛士的手裡，也是焦急不來的，大家還是沉住了氣，想出營救的方法。衆俠亂烘烘的，鬧做一團，按下這邊的事不提。

再說癲道姑洪仙韻，她在綠荷軒裡，破壞了史存明的大計之後，她並沒有跟史存明夫婦動手，馬上退出戰團，讓別的侍衛做替死鬼，她却一縷輕烟也似的，離開了紫禁城，返到和坤的相府裡，洪仙韻一進門，便向和坤相府的下人喝問：「我剛才捉來的那兩個小狗男女，你們把他關在那裡？怎樣處置？」

一個下人躬身說道：「稟告仙姑，這兩個小雜種被小的用麻繩綑了，安放在耳房裡……」他以爲

奉承得十分週到。可是癲道姑却倏的變臉，反手一掌，劈拍兩聲，把那個下人重重的摑了一記耳光，破口罵道：「畫蛇添足！姑奶奶已經點了他們的穴道，六個時辰之內，一任他有天大本領，也不能够醒轉過來，你却給他加上細索，還不是荒唐混帳！」這下人估不到自己加意討好的結果，反而挨了一記耳括子，敢怒而不敢言，只好捧着面孔退下，癲道姑却一窩風也似的，衝進耳房，看見史劍虹、史凌霜兩人，直挺挺的躺在下人的板鋪上，手脚細滿了粗大的麻索，不禁呵呵大笑道：「你們這兩個小狗，平日仗着父親的名頭，狐假虎威，想不到也有一天，落在姑奶奶的手裡！」

史凌霜兄妹憤恨已極，可是自已經已做了階下之囚，要强硬也强硬不來，史劍虹眼睛一眨，忽然想出一個激將的法子來，冷笑說道：「癩蛤蟆，你在我們兩人面前表演威風，以大欺小，可有什麽用處？你一連敗在我爹爹手下三次，兩次在北天山絕頂，一次在江南茅山縹緲峯麓下，跌的跟斗一次比一次重，有種的找我爹爹算帳去，你就是把我殺了，小爺爺做鬼也要罵你！」他以爲自已這樣一說，癲道姑總不免會勾起一點怒火來，那知道出乎意料之外，癲道姑却不動聲色，冷冷說道：「小子！用不着你瞎自操心，我自然會找你爹爹算帳！今天我把你們捉來，也不一定要你們的性命，只要你依我一件事，立即把你兄妹放掉！」

史劍虹破口罵道：「放掉我們？你這賊道姑安着這樣的好心腸，老虎也會吃素，豺狼也會守齋啦！」史凌霜也哼了一聲道：「姓洪的，你要由我們身上誆騙雷電披風劍，那是等於白天做夢！」癲道姑仍然不動怒，乾笑兩聲說道：「不錯！我洪仙韻壓根兒就不是一個好人，可是你以爲我要誆騙你家的雷電披風劍嗎？哈哈，天下有名劍法，難道只得你們一家，好！廢話少說，姑奶奶問你幾句話，

你們照實答出，馬上放你走路！」史劍虹兄妹各自用懷疑的眼光望了癲道姑一眼，並不回答。

癲道姑醜臉一綳，喝道：「小子！你爹爹這次到京師來，一心一意要說什麽光復漢家山河，我來問你一句，他帶了多少人來？住在那裡？」史劍虹兄妹不約而同的心中一凛，想道：「啊！她要做滿清的走狗，刺探咱們的秘密！」他兩兄妹沉默了一陣，方才異口同聲答道：「姓洪的，我爹爹做的事，從來不向人說，我們做兒女的也沒有例外，半點也不知道！」

洪仙韻兩道稀疏疏的眉毛向上一揚，正要發作，耳房外面突然响起一陣脚步聲，癲道姑倏的回頭，喝道：「是那一個！」門外有人應聲：「中堂大人駕到！」來的不是別人，竟是相國和坤，這一下却大大出乎洪仙韻意料之外，她心裡暗罵道：「那一個該死的奴才！走漏消息？」但是在禮貌上，她可以任性摑打相府下人，却不能够對和坤本人放肆，只好哼了一聲，讓他進來，須臾之間，一片靴聲橐橐，和坤由幾名衞士陪伴下，走進史劍虹兄妹被囚禁的耳房裡。

和坤一眼看見躺在板鋪上的史劍虹、史凌霜兄妹，不禁大吃一驚！原來幾個月前，和坤跟乾隆帝微服巡遊江南的時候，路過河北紫陽驛，被人行刺，刺客是幾個少年男女，受了一塲驚恐，他看見癲道姑擒住的來人正是一對少年男女，就以爲是在紫陽驛行刺自已的人，便立即向洪仙韻問道：「洪道長，這兩個小狗男女是你拿回來的嗎？他兩個正是我的對頭，怎的還讓他躺在這裡，還不把他碎屍萬段？」

他說到這裡不等癲道姑回答，立即向左右武士叱喝道：「你們立即把這兩個叛逆扛抬到花廳裡，讓我來審訊他，刑房裡的刑具，統統給我拿出來，我要好好的給他們吃一點苦頭，這是行刺本相國的

要犯！」和坤竟然把馮京當作馬涼，以爲史劍虹、史凌霜是管寒溪、桂月娥，要用嚴刑處治，癲道姑看見和坤要擺治自已活捉來回的俘虜，雙眉一豎，就要發作，可是不旋踵間，突然醒悟起一個主意來，洪仙韻陰惻惻的冷笑一聲，袖手退在旁邊看熱鬧不表。

不到盞茶工夫，和坤相府的大堂上，燈火輝煌，人來人往，當堂熱鬧起來，大廳上和坤高踞着紫檀木交椅，左右兩邊雁翅也似，排列開威風糾糾、殺氣騰騰的武士，十幾個如狼似虎的兵弁，把史劍虹兄妹脚不點地的抬到花廳上，可是這兩位少年英俠，却是直挺挺的，立而不跪，和坤伸手向小几上一拍，喝道：「大胆反賊！看見了本相國，還不下跪？」

史劍虹神色傲然，他向廳上各人用眼光橫掃了一遍，突然回轉頭來，向史凌霜問道：「妹子！你瞧瞧這裡站着的，有那幾個是人呢？」史凌霜不假思索回答道：「大哥，這一班人的中堂相國，望之不似人君，武士全是擺樣子的酒囊飯袋，還有那些奴才，只配一生一世捧馬桶挽夜壺，總而言之，沒有一個有半點人相！」和坤勃然大怒！

第四十五回：食言寒盟獨夫施詭計

和坤向左右喝道：「拿刑具來！」下人見相國發怒，那裏還敢怠慢？立即拿過幾件老虎櫈，頂心椿之類的行刑器具來，就要準備行刑，那知癲道姑怪眼一翻，說道：「相國且慢！我還有話說哩！」

和坤聽見癲道姑這樣一說，不禁怔了一怔，問道：「這些罪大惡極的反賊，就算是把他們千刀凌遲，也不爲過，仙姑怎的要給他求情呢？」洪仙韻冷笑一聲道：「中堂大人有所不知道，我在茅山初遇皇上的時候，曾經跟老佛爺約法三章，三章的最後一章是，如果捉拿着史存明父子，應該由我處置，別人不得干涉！」

她這樣的一說，和坤吃了一驚，他那裏知道癲道姑向乾隆帝提出這要求，爲的是想由史存明父子的身上，逼出雷電披風劍的劍訣，和坤感到非常不高興，因爲洪仙韻的舉止，損害了自已的尊嚴，當下把面孔一板，說道：「洪仙姑之言差矣！史存明是本朝要捉拿的叛逆，他的妻子兒女，當然也是朝庭要拿欽犯之一，怎樣懲治他們，自有國法，仙姑何必越俎代庖，一力要偏幫叛逆……」他的話還不曾說完，癲道姑勃然變色道：「胡說！那一個偏幫叛逆？那一個要給他們求情，這兩個小狗男女是我洪仙韻拿回來的，中堂大人不由分說，把他提來，濫用酷刑，還說貧道越俎代庖？哼……」她說到這裏雙掌一合，兩手虛捧成球，向外一推，朝着那幾件刑具推了過去！

洪仙韻發起脾氣來，她這雙掌一推之勁，完全是劈空掌功夫，掌勁一逼之下，擺在堂下的老虎櫈

劈拍兩聲，齊腰折做兩段，那幾條夾棍也刮啦啦的一陣暴响，齊齊折斷！她這一下出手毀壞刑具，和坤不禁大驚失色！洪仙韻一聲冷笑道：「中堂大人只管叫他們拿刑具來，拿一件毀一件，拿十件毀十件，如果我毀不了的，就不姓洪，相國大人，恕怪貧道無禮！」

和坤看見洪仙韻這樣强蠻，居然阻止自已用刑，怒不可遏，正要叱令左右武士，把她拿下，可是回心一想，這滿身疥癩的醜道姑，天不怕地不怕，如果惹翻了她，這掌勁朝着自已身上一推，自已那裏還有活命？好漢不吃眼前虧，還是以忍為上！和坤主意既定，奸笑說道：「洪仙姑何必這樣認眞？你既然一意要親手處治他們，只管把他們帶下去吧！又何必妄動無明呢！」癩道姑看見和坤口氣已經軟服，冷冰冰的面孔，方才寬弛下來，說了一個好字，立即向左右下人道：「你們聽見沒有？把這兩個小狗，給我牽回原有的院子裏！」

史劍虹兄妹在和坤喝令行刑的時候，並不怎樣害怕，因為他們有一身上乘的內功，不管對方用怎樣厲害的刑具，自已也可以用氣功抗拒，把夾棍、夾欖之類加在身上的壓力，消解於沒影無形，那知癩道姑彷彿知道自已有這一着，居然在和坤的面前，强硬要把自已帶走，不禁心胆俱裂！可是穴道被點，手足被縛，那裏有抵抗的能力？只好任由對方擺佈罷了！

和坤左右的衛士，看見中堂相國沒有別的反應，只好走了過來，把史劍虹、史凌霜兄妹脚不點地的抓起來，拖回原來囚禁的院子裏，有一個走在前頭的衛士，忽然看見走廊轉角裏黑影一幌，彷彿掠過一個人，那衛士疑心頓起，手按刀把喝問：「是那一個？」

那知道這一聲喝出去，並沒有人答應，癩道姑在後面厲聲問道：「是甚麼人？你的眼睛望見鬼

嗎？」那衛士名叫胡洛川，是和坤身邊一名得力的衛士，他看不慣癩道姑的態度蠻橫，冷然說道：「我的眼睛怎會見鬼？武林中有不少夜郎自大之輩，以為自已的武功本領，怎樣到了頂尖兒的地步，這一類人結局必定陰溝裏翻船，跌倒在一些無名後輩的手上……」癩道姑聽出胡洛川有意挖苦，怒不可遏，一幌身軀，搶過胡洛川的前頭，四下一瞥，看見走廊直通的院子裏，靜悄悄的，沒半個人影？癩道姑怒火蓬勃，回過身來，一抓胡洛川的胸口，喝道：「你還不是眼花見鬼？那裏有人？滿口胡說！」

洪仙韻這一抓，要把胡洛川劈胸揪住，重重的把他摔個跟斗，那知道胡洛川在和相府武士羣裏，本領數一數二，還是太極派的高手，癩道姑伸臂一抓，胡洛川立即吸胸凹腹，使了招「倒鑽猴」，左臂一抬，身軀半轉，竟把癩道姑這一下擒拿手卸了開去，喝道：「你替皇上効勞，我吃相爺的飯，怎的動不動出手打人？你的靠山是那一個？」

癩道姑剛剛才一下未用全力，居然抓胡洛川不着，她的生性極是倔强，更加心頭火起，罵道：「好賊！居然還手，姑奶奶不把你摔足十個跟斗，從今以後，再也不在相府現世！」她說着雙臂一伸，左拳向內，右拳向外，猝地使了着「金龍探爪」，向胡洛川腹背猛擊，那知道胡洛川只一扭身反臂，用了招「扇通背」，又把癩道姑這一下重手化解於沒影無形！洪仙韻接連兩下沒有得手，暴聲喝道：「好！姑奶奶今天晚上，先宰了你這狗賊！」

這時候押解史劍虹兄妹的衛士，已經奔了兩個過來，待要解勸，誰知他們還未開口，一個衛士面上拍的一聲大响，重重地挨了癩道姑一下耳光，連嘴裏的牙齒也掉落七八顆，踉蹌後退，還有一個衛

士剛才奮身攔阻，癲道姑却把頭一低，向後一退，砰的用了着「肘底鎚」，一手肘撞中這名衞士的心窩，胸骨盡碎，哇的吐出一口鮮血來，仰後便倒！當堂暈倒在地！還有幾個衞士看見癲道姑這樣兇悍，嚇得屁滾尿流！抛下了史劍虹兄妹，跑回前宅，報告中堂相國和坤去了。

洪仙韻怒如瘋虎，向胡洛川連連進逼，雙臂直上直落的抓過來，掌抓兼施，變化倏忽，胡洛川的太極拳造詣雖然不弱，他的功力究竟和癲道姑相差太遠，十三四合之內，已經攔擋不住，癲道姑如果把自已抓着，自已只有送命的份兒，還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胡洛川主意既定，一連用了太極拳裏面兩着「進步搬攔」和「手揮琵琶」；以攻爲守，霍地向後一退，就要拔步逃跑，癲道姑斷喝了一聲：「臭賊！往那裏跑？」身子倏的向上一縱，直掠起來，雙手易拳爲抓，使了一着「飛鷹攫兎」，就要向胡洛川頂心腦門抓落！

說時遲，那時快，忽然聽見史凌霜驚叫了一聲，洪仙韻立卽回過頭來，向後一望，那知道他不望時猶自可，一看之下，當堂嚇一大跳！原來走廊下不知那個時候，掩進一個幪面人來，彎下身子，把史劍虹兄妹綑身繩索統統扯斷，還伸手掌去推解二人穴道，癲道姑這一驚非同小可！叫道：「不好！」一捋袍袖，拔出烏金短劍，就要向那幪面人飛身直撲過去！

那幪面人的身手十分迅疾，癲道姑剛才縱身向他一撲時，立卽一伸長臂，把癲道姑剛才用肘底鎚打暈那一名武士由地上抓起來，向洪仙韻面前一推，癲道姑出其不意，距離又近，撲通，一下撞個正着，幪面人却一脚飛起來，踢中那武士的後胯，他用的是一種奇特的勁，脚尖踢在衞士身上，着力之點却是癲道姑本人，洪仙韻的胸口像給鐵棍戳了一下，火辣辣的疼痛，不禁怒氣沖天，左掌一推，喝



癲道姑怒懲和相府衞士。

道：「該死奴才！」砰砰兩聲，把那名衛士擊出一丈以外，可憐那個侍衛剛才斷了幾條胸骨，人已半死，再給癲道姑重力一擊，當堂一命嗚呼，向枉死城報到！

就在癲道姑掌擊武士的同時，那幪面人的身手十分快捷，拍拍兩聲，已經推開了史劍虹、史凌霜兄妹二人的穴道，接着一扭身軀，搶向胡洛川那一面，洪仙韻烏金劍剛剛出鞘，一劍刺了過去，當堂刺空，立卽廻臂翻身，找尋幪面人的下落，胡洛川恰好抽出腰刀，不由分說，一刀向洪仙韻足踝到劈，癲道姑估不到胡洛川在外敵到來的時候，還要暗算自己，立卽叱喝一聲：「來得正好！」烏金短劍向下一劃，叮噹，劍鋒到處，竟把胡洛川的腰刀削做兩段，順手向外一扎，刺中胡洛川的肋下，撲通跌倒！鮮血如泉噴湧！

癲道姑却不管胡洛川的死活，一個箭步竄過他的身體，劍光一閃，刺向幪面人右方前胸，因爲照武家一般習慣，右手比起左手强力得多，（不用說是武家，就以普通人來說，也是右手比左手有力）幪面人必定施展空手入白刃的戰法，用右手向自己擋格，癲道姑立卽用「反肘脫拿」的功夫擒他右腕，只要對方手腕一落在自己掌握裏，就是天大本事，也難以掙脫了！換句話說，癲道姑這一劍刺胸是假，出手擒拿是眞，誰知道這幪面人武功十分獨特，癲道姑的短劍已經刺到胸前，他的右手仍舊垂着不動，等到劍鋒快要刺着衣服，幪面人突然一個「靠山背」，左肩向後一幌，刷的一個轉身，恰好避過劍鋒，可是他的左臂閃電也似的由肘底穿出來，砰聲一响，恰好打中癲道姑握短劍右手寸關尺脈，別看他在昏黑夜驟之際，反背發掌，認穴仍然準確異常，不差毫厘黍粒，癲道姑吃他出其不意的一擊，腕肘登時發痳，連握着的短劍也幾乎跌落地上！她恐怕敵人還有別的煞手，急忙向後一退，幪

面人叫道：「史兄弟！機會稍縱卽失，趕快逃命！」

他這樣的一喊，癲道姑和史劍虹，史凌霜兄妹立卽聽出來的是那一個人，癲道姑聽見這人說的雖然是漢語，却帶了濃濁的蒙古口音，剛才他躱避自己短劍，和猝施反擊的一着，分明是蒙古正宗的摔角手法，換句話說，這不速之客可能是個蒙古人，史劍虹、史凌霜却明白過來，這個闖進和坤相府拯救自己的人，正是跟史劍虹結盟的把兄，蒙古怪俠呼倫齊，居然由萬里迢迢的漠外趕到！

癲道姑洪仙韻半生以來，縱橫大漠，除了幾次敗在史存明手下之外，罕逢敵手，那知道今天在和坤相府裏，陡遇强敵，幾乎吃了大虧！眞正又驚又怒，她叱喝了一聲，把烏金短劍交在左手，剛要飛身向呼倫齊撲去，說時遲，那時快，重傷倒地的胡洛川，突然一滾身軀，直翻起來，抱住癲道姑的雙脚，着地一滾，張開牙齒，向洪仙韻小腿脚脛，惡狠狠的一咬，這一下出乎癲道姑意料之外，「哎喲」一叫，呼倫齊乘機一個虎跳撲到面前，雙拳齊出，崩崩兩聲，撞中癲道姑的太陽穴，這兩下牛角掛捶又重又狠，把洪仙韻打得兩眼直冒金星，天旋地轉，史劍虹兄妹運氣一轉，通了血脈，史劍虹大叫道：「呼大哥，見好就收，咱們走吧！」呼倫齊猛然醒悟，他本來想再踢癲道姑一脚的，聽見史劍虹這樣一喊，知道身在險地，無謂流連，立卽伸出兩臂，左手一抓史劍虹，右手一抓史凌霜，颯颯兩聲，三個人一齊跳到廻廊頂上，施展開陸地飛行的功夫，如飛去了，全靠天外飛來救星，兩小兄妹方才逃出了和坤的中堂相府！

再說癲道姑今天陰溝裏翻船，給蒙古怪俠呼倫齊打得發昏，隔了半晌，方才掙扎起來，只見胡洛川咬着自己脚脛，人已疼暈過去！癲道姑勃然大怒，反手一拳，把胡洛川打得頭破腦裂，一命嗚呼！

可是不到半晌，和坤相府的武師下人統統擁到院子裏來了，看見史劍虹兄妹已經逃走，院子裏死了三個人，不禁哄動起來，消息傳到和坤的耳朵裏，和坤十二萬分的不高興，他惱恨癲道姑仗着皇帝的寵信，任性而行，放走了兩個叛逆外，還打死了自已相府裏三名衞士，和坤再也不跟洪仙韻客氣了，立即派人向她面說，下逐客令，癲道姑一怒之下，離開和坤相府，投到別處安身不提。

史劍虹、史凌霜和呼倫齊三人，當晚逃出相府之後，呼倫齊方才脫去面幕，史劍虹道：「呼大哥，你怎的會到京師來？住在那裡，怎會知道咱們陷在相府呢？」呼倫齊道：「一言難盡，咱們出了城再說吧！」史劍虹知道父親素性嚴厲，自已違背了他的命令，擅自行動，如果就這樣的回去，必受重責，自已和呼倫齊也有半年多不見了！正好一敘別後情況，便答應了一聲，三個人連夜翻過北京城牆，一直來到妙高台山下，妙高台是北京城郊八大去處（卽風景區）之一，距離西直門約莫有二十多里，妙高台下有一座巨大的岩洞，就是京師馳名的秘魔崖，呼倫齊引着史劍虹兄弟來到秘魔崖前，席地坐下，把自已由西北塞外到京師的經過，說了一遍，史劍虹兄妹十分嗟訝！

原來呼倫齊自從在天山下的大草原上，跟史存明父子分手之後，繼續在北疆的塔里木、白龍堆兩大沙漠裡往來游俠，有一天，他經過塔里木河邊的于闐縣境，忽然看見烈日驕陽之下，近城門口的空地上，搭着一個巨大竹架，竹架上倒吊着五個維吾爾人，竹架下面還駐了一小隊淸兵，呼倫齊十分詫異，連忙跑過去看時，不禁目眥盡裂！

這五個維吾爾人全是草原上的牧民，不知道他們犯了甚麼大罪，被淸兵捕捉了，加上綁索，頭下脚上的吊起來，掛在竹架的横桿上，這時候驕陽正烈，炎日當空，西北地方日裡的氣溫，非常厲害，

尤其是沙漠裡，陽光熱力可以烤熟鷄蛋，就是把一個人綑綁住了，暴露在日光下，兩個時辰之內，也可以活活的晒死！淸兵居然把維人倒吊在竹架上，叫他們飽嘗晒日光的慘刑，呼倫齊本來是個俠心義胆的人，看了如何不怒？再看那幾個維人時，身上已經流盡了汗，面目呈現黑紫，舌頭拖出嘴唇之外，氣息奄奄，距離死亡已經不遠了！

他恨不得仗着本身武藝，衝上前去，把這一小隊淸兵統統殺死，替這五個被害的維吾爾人吐一口氣，可是他立卽回頭一想，自已就是有三頭六臂的本領，不外是一個人，淸兵數目盈千累萬，單單殺死他們幾個人，甚至殺掉對方二三十人，也沒用處，呼倫齊明白自已憑着匹夫之勇，決定救不了牧民的苦難！他只好勉强按住怒火，繞過刑場，恰好迎面走過來一夥維吾爾人，呼倫齊立卽向他們打聽，那幾個吊死的維人，到底犯了甚麼十惡不赦的大罪？那些維人看見呼倫齊是個蒙古人，不會做淸廷的爪牙耳目，長長的歎一口氣，說了經過。

原來那五個維人完全是于闐縣城裏的獵戶，平日做一些小買賣，維持生活，每年到了夏秋季節，天山雪溶之時，這五個獵戶一定連羣結隊深入天山，獵取珍禽異獸，像雪狐、火貂之類，或者摘些天山雪蓮回來，拿到縣裏賣錢，這一年，于闐地方官府突然接到烏魯木齊（卽是迪化）將軍一道密令，官府立卽把五個獵戶傳到衙門去，限他們在今年入天山的季節裏，活捉三對白龍回來，摘取他們的胆子，送上京師，據說中堂相國大人和坤要用，如果他們能够捉回來，官府重重有賞，倘使找不着白龍胆，這五人除了斬首之外，還要抄家滅族，這五個獵戶一聽之下，不禁爲之大駭！

那白龍其實是一種細長無鱗的白蛇，是天山特產異蛇之一，生性奇毒，可是牠的胆子有很大的用

處，可以醫治痲瘋癱瘓等惡症，不過要活捉雌雄一對，才有功效，歷代皇帝列為貢品，不過天山的白龍十分稀少，捕捉也不容易，這五個獵戶聽說官府要三對之多，不禁現出難色，面面相視，可是官府方面却是不由分說，不管他們答應與否，限令交齊，這五個維人獵戶在官府強逼之下，不敢不從，簽署了生死狀，便自裹糧結伴入山了，那知道他們的運氣不好，走遍南北天山，也找不着一條白蛇，直到限期滿了，他們只好垂頭喪氣的下山，有兩個獵戶知道這樣的空手回去，一定要給官府殺頭，立即慫恿其餘的三個同伴，與其束手待斃，不如遠走高飛，但是這三個獵戶完全是有家室的人，想着自己逃走不難，家裏的妻兒父女，一定受累，大家商量了半天，結果決定下山之後，不返回縣城裏報告官府，偷偷的帶了家人逃跑，在這五個獵戶方面的想法，以為是千妥萬妥，神不知鬼不覺，那知道官府方面，早已提防他們有這一着，三個獵戶的妻小兒女，官府已經派差役暗中監視，他們一返家裡，正要收拾東西逃亡，官差已經露面出來，把五個維人獵戶統統逮捕了！立即解進縣城，縣官聽見他們沒有找着白龍胆，馬上變了面色，下令把這五個獵戶用晒太陽的酷刑處死！滿清自從乾隆初年，兆惠用兵征服回疆之後，清兵駐守塞外，向草原上的牧人苛征暴斂，已經成了家常便飯，殺死幾個交不出貢品的維人，尋常得很，好比揑死幾隻螻蟻罷了！

呼倫齊聽了經過之後，怒火沖天，他恨不得進入于闐縣衙門裏，將這縣官一刀殺死，可是想着殺死縣官，也不是上上之策，「一鷄死，一鷄啼」，換了別一個縣官上任，還不是照樣的苛征暴斂嗎？呼倫齊猛然想起，那個名叫和坤的中堂相國，方才是眞正的元兇，如果他不是要找甚麽白龍胆，那裏會令到整個回疆騷擾？除了于闐縣之外，其他地方官府，何嘗不是強逼當地獵戶入山，找尋白龍胆這

一類貢品，這位蒙古怪俠突然生出一個天眞的想頭，自己何不索性到中原去，混入京城，把和坤這奸相一刀兩段，不過他想着自己一生縱横大漠，未嘗涉足中土，何况到北京城裡，萬里迢迢，非要找人作伴不行，呼倫齊忽然想起自己的拜把子義弟史劍虹來，知道他住在北天山阿特瑪朗峯，大可以找上門去，跟他商量到中原去的一切，呼倫齊賦性向來純直，想到便做，果然直上北天山，那知道呼倫齊費盡心力，找着史存明的住屋時，只見着狄鵬擧的父親狄浩川和江逢春、江虎兒兩父子，一問之下，方才知道史存明夫婦兒女四人，聯同南天山大俠岳金楓到塞內去了，他們這次到中原去，據說是為了驅滿興漢的大業，呼倫齊聽了十分高興，他立即辭別了狄江各人，匆匆下山，直向塞內進發，你道呼倫齊怎的突然要進入塞內？原來他希望追上史存明、岳金楓等人，跟他們合在一起，為匡復漢室而努力，那知道史岳各人已經起程了兩個多月，呼倫齊方才啣尾追來，他們行走那一條路！呼倫齊也茫然不曉，在這樣情形下，試問他如何能够追趕得上？一直到了河南開封，兀自不見史存明的影子，沿路上千方百計的打聽，也是全無頭緒，呼倫齊知道沒有法子跟史岳各人會面，只好獨自一個怏怏北行，朝着京師進發。

呼倫齊由河南到京師，因為道路不熟，尤其是他的為人，太過直腸直肚，不明白世道人心的陰險機詐，沿途上走了不少冤枉路，吃盡了不少啞吧虧，方才到達京師，他到北京城那一天，恰好在史存明各人到達京師三天之後，呼倫齊因為他是蒙古人，相貌言語跟漢人完全兩樣，不敢投宿客店，就在一間蒙古人開設的騾馬棧住下，他耐心的打聽了好幾天，方才知道和坤相府的大概情形，這天晚上私自入府刺探，那知無巧不成話，居然把癲道姑打倒，救回了史劍虹兄妹的性命！

史劍虹聽了呼倫齊到京師的經過，心裡十分感動，他伸手拍了一拍他的肩頭，說道：「大哥，你是個蒙古人，尙且這樣俠心熱腸，萬里迢迢的趕到京師來，幫忙我們驅滿興漢的大業，眞正難得，小弟有一個主意，大哥肯接納嗎？」呼倫齊一睜眼睛道：「哦！你要我做甚麼，便做甚麼？水裏水裏走，火裡火裡去！」史劍虹說道：「這豈不是白白送死？我已經想過了，如果咱們幾個人跟着爹爹，聽他指揮，一定是碌碌庸材，成不了事，不如俺們先躲起來，暗裏行事，或者是行刺和坤，或者是到皇宮裏刺探，如果這樣做去，會幹出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來，也說不定，不知兄長有沒有這個勇氣？」呼倫齊是個渾人，雙掌一拍，笑道：「有理有理！好！咱們就這樣辦！」

史凌霜皺了一皺秀眉，說道：「大哥，你的計策雖然不錯，可是却苦了爹爹母親，日夜盼望，以爲我們落在清廷鷹犬的手裡呢！」呼倫齊道：「對了！不如這樣，待我到史大俠那裡，給他們送一個信吧！」史劍虹失笑起來，說道：「這豈不是欲蓋彌彰，我有一個方法！」他附着呼倫齊的耳邊，低低說了幾句，呼倫齊大喜叫好，又向史劍虹兄妹問道：「這個一石二鳥之計，不錯是好極了！可是咱們住在那裡呢？」史劍虹笑着指了指秘魔崖，說道：「這不是絕對好的藏身所在嗎？何必要找別的地方呢？」呼倫齊恍然大悟道：「對了對了，俺正覺得京城五方雜處，行動很不方便，這秘魔崖地方清靜，最好沒有，我只要買一些糧食回來，便不難盤桓十天半月啦！」呼倫齊三人果然把秘魔崖做了臨時巢穴，三個人居住下來不提。

再說乾隆帝經過綠荷軒一番風險之後，他對史存明、岳金楓這班俠客，漸漸起了反感，因爲在乾隆帝本人看來，史岳各人三番四次混入禁宮，要自已匡復大漢江山，可說不近人情，形同强逼，他明

白皇太后和朝上一班滿洲王公大臣的潛勢力，比起自已想像還要大，萬一畫虎不成，本身還要送了性命！說眞一句，乾隆帝對恢復漢家河山的決心，本來就不堅定，一旦遇着重重困難，立即動搖起來，他感覺到史存明這班人物，給自已的只是厭煩，這天午後，乾隆帝寫了兩道密詔，傳令中堂學士劉鏞、貝子福康安兩人謁見。

劉鏞和福康安兩人，接了皇帝密詔，吃驚不小！立即由東華門進宮，乾隆帝在養心殿召見二人，劈面第一句便開口問道：「史存明這班叛逆有到卿等府邸擾鬧，假傳諭旨，叫你們驅滿興漢沒有？」

福康安和劉鏞二人，聽了乾隆帝這幾句話，嚇得浹背流汗，屈膝跪下，叩頭說道：「是是，他們曾經到微臣家裏搗亂，只是……」乾隆帝却擺了擺手，說道：「你們不用說朕也知道了！依照卿等意見，以爲排斥太后和朝上王公大臣，恢復漢家朝儀，這件事可以做得到嗎？」劉鏞面色蒼白，叩頭有如搗蒜，不敢仰視，福康安勃然作色道：「皇上何出此言？我朝定鼎中原，迄今已一百三十年，朝儀自世祖入關後經已制定，陛下要想平反過來，恢復漢人衣冠，勢必天下騷然，變亂四起，到那時候，皇上想要垂拱而治，做太平天子也不能够了！此事還請三思！」要知道愛逸惡勞，本來是每一個人都具有的特性，（也可以說是劣根性）乾隆帝雖然好大喜功，愛高騖遠，究竟是個享樂慣了的皇帝，他在太元洞幽居的時候，受了史存明夫婦的薰陶，曉以大義，勸他做一個馬上開基的天子，驅逐滿人出關，乾隆帝當時一口答應下來，不過是情感上的衝動，等到回京之後，一切事與願違，只因爲說了一句恢復漢家朝儀，便給皇太后關在綏成殿裏，叫他反省，乾隆帝經過一日一夜的思維，知道驅滿興漢，決不是自已個人的力量可以做得到，環境也不許可，人生在世，爲壽幾何？不如索性做個太平天

子，安安樂樂的渡過下半生便了！所以他把福康安、劉鏞兩人宣詔入宮，就是這個心理，乾隆帝聽了福康安的話，點了點頭，說道：「卿言深合朕意，只是有一件爲難的事……」他說到這裏屏退內監，把自己在囚居太元洞之時，在史存明、岳金楓這班俠客壓迫之下，寫了一道密詔，交在史岳等人手裏，表示自己矢志與漢驅滿的經過說了，福康安大驚失色道：「皇上怎的這樣失策，留下這樣一個重大的把柄！叫叛逆拿在手裏？」

乾隆帝把面孔一沉，說道：「有甚麼失策不失策，朕那時候是利刀加頸，好比魚肉在刀砧上，要不寫嗎？試問要不要腦袋？」福康安方才知道自己失言，改口說道：「是是！老佛爺說得對，這叫做委曲求全，不過叛逆如果把這一道詔書向天下公開，或者是送到皇太后那裏，事情便不可收拾啦！」乾隆帝面色微變，說道：「不錯，照卿家意思看來，這件事如何應付？」

福康安沉默半晌，方才說道：「皇上，要這道詔書不流入別人之手，最乾脆的就是把這班叛逆通通殺死，滅掉生口，半個不留！」乾隆帝冷笑道：「這句話三歲孩童也會說，不過史存明這班人，本領高強，幾次進出皇宮禁城，如入無人之境，誰人有這樣大本領，可以把他殺掉？」福康安矍然道：「皇上，要殲除這班叛逆，微臣倒有一條妙計！」

第四十六回：白塔設伏友陣困英雄

乾隆皺眉說道：「有甚麼妙計呢？難道又效法先皇帝剷除血滴子，集英樓賜宴的故事嗎？」福康安搖了搖頭，說道：「這法子太古老了！史存明的妻子孟絲倫何等精明，豈能夠用毒酒害他？微臣這方法，名叫『引虎入窩』，一定可以叫史存明墮入圈套！」福貝子說着附着乾隆帝的耳邊，如此這般的說了好一陣，乾隆帝把大腿一拍，笑道：「好計好計！妙極妙極！」但是不旋踵間，皺皺眉頭，說道：「但是卿家這條計策拿朕本人來做釣餌，未免太過危險一點，因爲姓史的武功高強，萬一……」福康安道：「這一點皇上不用過慮，老佛爺也不用親自冒險，只要太監內侍裏面，挑揀一個身材面貌如皇上有幾分相似的人，穿了老佛爺的袍服，便可以行，如果替身也找不着，索性用木人替代也可以，不過假人總比不上眞人神似罷了！」乾隆決然說道：「很好！無毒不爲大丈夫，就這樣幹！」

福貝子又跟乾隆帝談了半天，方才和劉鏞一同出來，出午門的時候，福康安向劉鏞正色道：「劉閣老，剛才我和皇上說的話，如果有半句洩漏，你老人家決逃不了關係，可知道嗎？」劉鏞嚇得面上變色，連聲說道：「是！是！」福貝子方才和他分手，打道回府，到第二天晚上，福康安獨自一個人坐在書房裏看孫子兵法，簷前風聲颯然，刷刷兩聲，落下兩個夜行裝束的人來，第一個是岳金楓，第二個是史存明，福康安自從上次岳金楓入貝子府之後，已經加強了府邸的戒備，那知道史岳二人仍然視若無睹，如入無人之境，福貝子不禁嚇一大跳！

他立卽站起身來，笑道：「岳兄午夜降臨，有何指敎？」岳金楓道：「貝子爺，這一位史大俠，跟你在戰場上對過許多陣啦！想來還認得吧！」福貝子滿面陪笑道：「認得認得，那時候是各爲其主，算不了一回事！」史存明由鼻孔裏哼了一聲，拱手問道：「福大帥，恕怪我史某人唐突，你知道我兒子女兒的下落嗎？望你賜告！」

原來史存明自從史劍虹、史凌霜兩小兄妹失踪之後，焦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到處尋找，不見下落，他和鐵簑、銅拂兩人甚至到紫禁城裏刺探，也得不着史劍虹兄妹半點消息，史存明躭心兩小兄妹遭遇淸宮衞士的毒手，毀屍滅跡，這兩天寢食俱廢，終日咄咄，岳金楓見他這樣憶念兒女，恐他生出病來，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向史存明面前說要到福康安府邸裏查探，因爲福康安是乾隆帝身邊最得寵的人物，而且是京城禁衞軍的統領，如果史劍虹、史凌霜當眞落在淸宮侍衞的手裏，福康安不會不知道，史存明一聽之下，恍然大悟，就在今天晚上，和岳金楓一同來到福貝子的府邸，福康安聽了史存明這幾句沒頭沒腦的話，不禁怔了一怔，問道：「史大俠，你這幾句話是甚麼意思？」

史存明陡的一伸臂膊，抓住了福康安胸口的衣服，向上一提，老鷹捉小雞也似的，把他揪離座椅！這一下快如閃電，福康安大驚失色，說道：「你你……你要甚麼？」史存明沉着嗓子道：「我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幾天前的晚上，擅自探紫禁城，失了踪跡，你掌管京城禁軍，總知道他們落在何處？」福康安吃驚道：「哦！原來如此，史大俠，這個不關我事，我並不知道啊！」

福康安說不知道，史存明怒火蓬勃，刷的拔出斷虹劍來，寒光凛凛，指定福康安的咽喉，福貝子魂飛魄散，轉面向岳金楓道：「岳老兄，禁宮裡面的警衞另有主管，與我無涉，你向史大俠說一說

吧！」岳金楓道：「大哥稍安毋躁，兩位姪兒聰明機智，決不會遭受淸宮侍衞的毒手，把福大帥放下，咱們談正經事！」史存明看了福康安惶惑的神色，知道沒有虛假，立卽把他放下來，福康安驚魂乍定，立卽想起自己向乾隆帝的獻計，强笑說道：「史大俠來得正好，皇上叫我代轉兩句話！」

史存明哼了一聲道：「弘曆對我有甚麼話說！」福貝子大吃一驚！因爲弘曆是乾隆的名字，專制時代，臣子和老百姓都不敢直說皇帝的姓名，別說宣之於口，就是日常寫字，寫到皇帝姓名的字，也要有點忌諱，或者另用別字，或者減少一鈎一撇。（所以古時皇帝的姓名也儘量避免取用普通應用字眼，就以淸朝皇帝來說，康熙的名字叫「玄曄」，雍正的名字叫「胤禎」，嘉慶的名字叫「顒琰」，都是不常用的僻字）表示尊敬，史存明毫不客氣，把乾隆的名字直說出來，難怪福貝子面上變色了！」他隔了半晌才說道：「皇上昨天給我密旨，叫你在明天晚上到紫禁城去，有重要事商量，老佛爺諭令最好是一個人去，頂多可以帶一兩個人，皇上就在北海邊的白塔裡面等候，明白了嗎？」岳金楓滿腹狐疑，問道：「福大帥，你這幾句話可當眞！皇上要見史大俠，怎的不揀別的地方？而要在白塔相見！」

福康安正色道：「岳兄，我福某人有幾顆腦袋！怎敢亂打誑語？史大俠如果見疑，不去也罷！」

史存明回過頭來，向岳金楓說道：「皇上如果一心一志要匡復大漢的話，別說北海白塔，就是虎穴龍潭，我也要走一遍，岳老弟，咱們現在回去吧！」福貝子聽見史存明要走，如釋重負，站起身來拱手笑道：「史大俠要走嗎？那麼，兄弟不再留二位啦！」說罷雙手端起茶盞，這是滿淸官場送客的儀式，岳金楓答應一聲，他和史存明兩人各自一縱，颯颯，微風拂處，便自沒了影踪，連燭光也沒有半

點搖動，福康安呆了半晌，方才冷笑說道：「不怕你有通天澈地的本領，哼哼，明天晚上，準叫你們兩個叛逆死無葬身之地！」

再說史存明抱着惆悵的心情，離開了貝子府，和岳金楓一先一後，風馳電掣似的，回到自己住處，孟絲倫和鐵簑、銅拂各人，正在等得心焦，看見史岳二人回來，立即問道：「你們見過福康安沒有？虹兒霜兒可有沒有下落！」史存明搖了搖頭，說道：「這兩個小畜生不知那裡去了！可是滿清皇帝却約我們到紫禁城相見！」他把福康安的話說了一遍，向孟絲倫問道：「娘子！你看這一件事怎樣，乾隆帝會不會存心不軌，故意佈置下陷人的圈套？」

金弓郡主還未答話，鐵簑眞人勃然說道：「這當然是圈套，自古以來，有那幾個皇帝安着好心腸！雍正帝毒酒酖殺血滴子，不就是一個例證嗎？」孟絲倫道：「鐵道長，事情眞相未明，不可妄下斷語，小安子，你把白塔的形勢，繪畫一張草圖，拿給我看！」白塔是北海旁邊一座建築，足有二十丈高，明朝景泰年間，西藏達賴喇嘛晉京謁見明朝代宗皇帝，獻上三顆活佛的舍利子，代宗便詔令巧手工匠依照緬甸佛寺的形式，在北海邊建造這座白塔，供奉活佛舍利，表示祓除不祥，小安子由小時候起，便在皇宮長大，當然知道白塔附近地勢，他立即拿出紙筆來，繪了三海和白塔的圖形，拿給孟絲倫看，金弓郡主看了一陣，斷然說道：「大哥，你可以一個人到白塔見滿清皇帝，只要岳大俠和安兄弟陪同，便一切不用怕了！」

鐵簑、銅拂兩人異口同聲說道：「孟郡主，這分明是一個鴻門之會，怎的還要史大俠涉險呢？」孟絲倫笑說道：「如果當眞是鴻門會，那也不壞，沛公劉邦當日不是履險如夷嗎？咱們也有張良樊噲

哩！」史存明道：「乾隆帝還有詔書在我們的手裡，諒來他還不至於存心不良，為了興復大漢山河，就是刀山火海，咱們也要闖他一闖！」大家聽了肅然起敬，孟絲倫道：「很好，沛公決定到灞上赴鴻門宴了，那一個做張良？那一個做樊噲？」大家公推岳金楓、小安子兩人陪伴史存明夜入紫禁城，因為岳金楓本領高強，小安子熟悉皇宮裡面一切情形，由他們輔佐史存明，再好沒有。

過了一日，到第二天晚上，玉兎流輝，星曜明朗，碧空如洗，萬里無雲，紫禁城外的皇牆上，突然現出三個人影來，只一起落之間，便到了黃牆內，他們輕而易舉的到了北海，只見巍峨白塔，高聳雲霄，史存明三人依照原定計策，留下岳金楓在樹林裡，他和小安子兩人，穿過千顆垂柳，一直來到白塔之下，只見白塔黑沉沉的，只有最頂一層透射出燈光來，塔門却是半開半閉，一個小太監站在石階下，看見史存明和小安子現身出來，並不驚惶，過來行禮說道：「史大俠，老佛爺在塔頂召見！」

史存明望見塔門內黑沉沉的，立即起了一重戒心，問道：「皇上不能够下來嗎？」這小太監年紀不過二十歲，却是伶牙俐齒，笑着說道：「老佛爺是萬乘至尊，史太俠怎可以叫他下來？你老人家是個大英雄，虎穴龍潭也敢闖，難道不敢進塔嗎？」史存明斷然說道：「很好！我跟你進去便是！」小安子忽然叫道：「慢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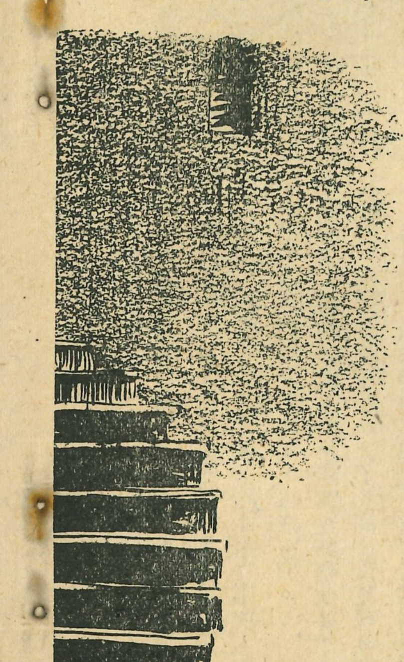
那小太監怔了一怔，史存明道：「安世兄，這白塔進不得嗎？」小安子正色道：「史大俠，人心隔着肚皮，這塔頂雖然透出燈火，皇上究竟在不在塔上，咱們也不知道哩！」史存明恍然大悟，暗罵自己粗心，小太監已經笑說道：「史大俠竟然疑心，奴才上塔告訴給老佛爺，請老佛爺在塔頂露一露面吧！」他也不等史存明的答覆，便自返入塔內，過了半晌，白塔塔窗的燈火，陡的明亮起來，窗裡

伸出一個人頭，史存明、小安子都是眼光銳利的人，看出那人面貌，分明是乾隆帝的人面消失，縮回塔窗裡面去了，不多時候，小太監走下來，笑道：「皇上剛才現過身啦！相信了吧！」史存明點點頭，便同小安子進入白塔之內。

白塔的建造十分奇特，塔裡共有七層，每一層都有螺絲形的鐵梯，小太監在前面引路，由第一層到第二層，由第二層到第三層，一直來到第四層轉角處，小太監當先走上第五層，冷不防鐵梯盡處人影一閃，撲撲幾响，拋下五六包生石灰，灰烟滾滾，白霧迷漫，小安子大叫一聲：「不好！」剛才喊了這兩個字，馬上引起一陣劇烈咳嗽！

史存明估不到對方使用這樣陰損的法子，這些生石灰粉非同小可！如果沒頭沒腦蓋個正着，可以弄瞎眼睛，他急不迭忙的緊閉眼睛，向後一跳，總算身法奇快，沒有被生石灰蓋着，但是口鼻吸進了多少灰烟，刺得鼻腔喉嚨熱辣辣地，好像火燒一般！好個天山大俠，臨危不亂，他屏息了呼吸，納住丹田之氣，緊緊閉着眼睛，防止灰烟損害眼目，說時遲，那時快，腦後呼呼兩响，撲過兩個人來，挾着一股沉猛勁風，直向自已背心襲到！

撲過來的不是清宮武



士，却是雍和宮的喇嘛，他們的面上戴了一個薄紗面罩，不怕石灰，在灰烟滾滾中，乘危進襲，左邊一個喇嘛揚起厚背戒刀，呼的一响，「五丁劈石」，向史存明連頭帶肩砍了下來，右邊喇嘛用的是一條鑌鐵霸王鞭，足有三十斤重，嘩朗一响，照準史存明下盤脚脛猛掃過去！

史存明在灰烟瀰漫中，不敢睜眼，全憑耳朶分辨敵招，金風一响，已聽出敵人兵刃的來勢，立即用旋風掌身法，一扭身軀，滴溜溜的一轉，居然在間不容髮的空



史存明與小安子沿着鐵梯走上塔頂，驀地裡人影一閃，拋下五六包石灰，頓時塔內白霧迷漫，灰烟滾滾。

隙裡，閃過喇嘛的刀鞭，兩喇嘛走了空招，用力太猛，噹噹兩响，鋼刀砍在鞭身上，史存明是個何等本領的人物，耳聽聲响，便覺出敵人站立的位置來，騰騰兩腿，連環飛出，這是他由地缺翁圖裡悟出來的內外鈎連腿法，連勾帶掃，砰砰兩响，把這兩個喇嘛同時踢了個大跟斗！天山大俠剛才抽斷虹劍出鞘，陡的聽見小安子一聲慘叫！

原來作者一支禿筆，不能夠同時描寫兩頭的事，小安子跟在史存明背後，對方這一陣「石灰攻勢」，安順海當然也吃個正着，他的武功造詣及不上史存明，身法自然不及史存明那樣快！小安子不但吸進了多量石灰烟，左眼睛也給石灰粉侵入，刺激得眼珠紅腫刺痛，就在他驚惶失措的剎那，另外兩頭戴面罩的喇嘛，飛身撲了過來，一個舞動宣花大斧，一個使開虎頭雙鈎，向小安子揮刃進襲，小安子一扭身，使了個「倒踏七星步」，向旁邊閃開去，不過他只能夠躲過宣花斧，那對虎頭鈎却閃避不開，刮的一聲暴响，左右兩臂被鈎尖齊齊刺破一道口子，鮮血迸流！小安子再也忍耐不住，哎喲一叫！那個使宣花斧的喇嘛十分兇猛，一砍不中，刷地甩起斧背來，向小安子兜頭打落，這一下疾如迅電，小安子又在負傷之時，那裡能够躲開？眼看這一斧劈中頭頂，就要腦分兩片，嗚呼送命！

史存明一聽見了小安子的喊聲，不假思索，脚尖向地一點，頭也不回，一個「臥看巧雲」身法，倒竄回來，右手的斷虹劍搭在左邊肩頭上，劍尖向後，上身一仰，嗤的向後一刺，這一劍有個名堂，叫做「肩担日月」全憑心意相通，猝然進招，這喇嘛僧的宣花斧還差一尺打在小安子頭上，史存明連人帶劍倒撞過來，嗤的刺中他的咽喉，這喇嘛狂吼一聲，頭血飛濺，便自倒地身亡！使虎頭雙鈎喇嘛大吃一驚，雙鈎斜展，使一招「倒捲珠簾」，就要向史存明頭頸剪去，史存明劍光一繞，「天紳舒

捲」，斷虹劍迎着雙鈎一絞，噹噹兩响，虎頭鈎截成四段，這喇嘛的右肩頭被劍尖一帶，挑掉一塊皮肉，嚇得他喪胆亡魂，托地向後一跳！天山大俠一伸長臂，把小安子挾在肋下，拔身一幌，穿過石灰烟瀰漫的空間，沿着鐵梯跑回第三層塔裡，剛才把小安子向地板一放，睜開眼睛，冷不防塔窗外，撲撲幾响，又有幾包石灰，破窗飛進，剎那之間，第三層塔裡面，也是灰烟滾滾，刺眼攻鼻！

原來福康安替乾隆帝想的主意，非常毒辣，白塔裡面七層間格，每一層都埋伏了四名雍和宮喇嘛，另外準備大量石灰包，把史存明引進塔裡，方才猝然發難，不管史存明竄到那一個角落，立即拋石灰包，這種「石灰戰術」十分厲害，能够逼得敵人不能睜眼，不能呼吸，一個武功怎樣高强的人，决不能够長久屏息呼吸，只一吸氣的話，就要受害，反過來說，在白塔各層埋伏的二十八名雍和宮喇嘛，每個人的頭上都戴了透明的面罩，絲毫不受灰烟侵害，進退自如，史存明看見灰包拋入，叫道：「不好！」再把小安子向肋下一挾，竄向鐵梯進口，正要向第二層塔竄落，那知道鐵梯的梯級上，攔着一人，手裡拿着一根茶杯口粗細的禪杖，看見史存明挾人竄下來，喝道：「大胆反賊！還不納命！」呼的一杖，向史存明迎面便掛，這一招在狹窄的鐵梯上施展開來，叫人完全沒有迴旋躲閃的餘地，好一個史存明，不愧是西北塞外第一名手，鐵杖掃來，他右手抖起斷虹劍一擋，居然透出粘力來，如磁附鐵，吸着禪杖一拖一帶，那喇嘛水牛也似的一個身軀，被史存明一下扯近身前，天山大俠閃電也似的一脚蹴出，就在狹不盈尺的梯級上，使出「旋風腿」法，撲登，踢中這喇嘛的胸口，連人帶禪杖滾下梯級，摔了個頭破血流！史存明却不管這喇嘛的死活，湧身向下一跳，躍到第二層塔裡。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第十集。）

武俠小說書目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蹄風著

血戰古兜山(全1集)……每集 1.00
勇闖十三關(全1集)……每集 1.00
鐵掌雄風(全1集)……每集 0.80
旁門崆峒劍(全2集)……每集 0.80
海南俠隱記(全2集)……每集 0.80
猿女孟麗絲(全2集)……每集 0.80
天山猿女傳(全5集)……每集 0.80
游俠英雄傳(全7集)……每集 0.80
游俠英雄新傳(全8集)……每集 0.80
龍虎恩仇記(全8集)……每集 0.80
清宮劍影錄(全10集)……每集 0.80
武林十三劍(1——18)……每集 0.80
雙劍盟(1——3)……每集 0.80

金童著

仙鶴神針(1——9)……每集 0.80
俠胆柔情(全2集)……每集 0.80
九毒血仇(第2集)……每集 0.80

石冲著

峨嵋雙秀(全4集)……每集 0.90
紅衣女俠(全6集)……每集 0.90
湘江大俠(全4集)……每集 0.90
翠鳳銀燕(全6集)……每集 0.90
少年游俠傳(全5集)……每集 0.90
劍底鴛鴦錄(全6集)……每集 0.90

金鋒著

虎俠擒龍(全2集)……每集 0.80
漠海雄鷹(全2集)……每集 0.80
嶗山七鶴(全4集)……每集 0.80
大澤龍蛇傳(全4集)……每集 0.80
西域飛龍傳(全4集)……每集 0.80
天山雷電劍(全6集)……每集 0.80
冰原碧血錄(全8集)……每集 0.80
子母離魂劍(1——9)……每集 0.80
青門鴛鴦劍(全8集)……每集 0.80
猿山神劍(1——6)……每集 0.80
血洗地獄島(1——9)……每集 0.80

高天亮著

刀下留痕(全4集)……每集 0.80
鞭聲動南北(1——13)……每集 0.80
廣東梟雄傳(全10集)……每集 0.80
新廣東梟雄傳(1——2)……每集 0.80
痴情女俠(全7集)……每集 0.80
刀下情仇(全7集)……每集 0.80
幪面女俠(全4集)……每集 0.80

其他

清宮戰喇嘛 彈劍樓主著(全1集)……每集 0.80
螳螂奇俠傳 我是山人著(全4集)……每集 0.80
塞外呼拉鞭 萃文樓主著(全4集)……每集 0.80
蠻荒劍緣 華雲龍著(全1集)……每集 0.80

金鋒著武俠小說

子母離魂劍 第九集

著作者：金　鋒

出版者：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九號
電話：四八一七三
郵政信箱一五八六
電報掛號四〇一三

印刷者：環球印刷所

定價：每集港幣八角

1750.83.80

Printed in Hong Kong